



저작자표시-비영리-변경금지 2.0 대한민국

이용자는 아래의 조건을 따르는 경우에 한하여 자유롭게

- 이 저작물을 복제, 배포, 전송, 전시, 공연 및 방송할 수 있습니다.

다음과 같은 조건을 따라야 합니다:



저작자표시. 귀하는 원저작자를 표시하여야 합니다.



비영리.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영리 목적으로 이용할 수 없습니다.



변경금지.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을 개작, 변형 또는 가공할 수 없습니다.

- 귀하는, 이 저작물의 재이용이나 배포의 경우, 이 저작물에 적용된 이용허락조건을 명확하게 나타내어야 합니다.
- 저작권자로부터 별도의 허가를 받으면 이러한 조건들은 적용되지 않습니다.

저작권법에 따른 이용자의 권리는 위의 내용에 의하여 영향을 받지 않습니다.

이것은 [이용허락규약\(Legal Code\)](#)을 이해하기 쉽게 요약한 것입니다.

[Disclaimer](#)

碩士學位論文

濟州道誌 第二篇歷史 第三章中世史

제주도지 제2편 역사 제3장 중세사 - 中國語翻譯論文

濟州大學校 通譯大學院

韓 中 科

趙 玉 蘭

2012年 2月

濟州道誌

第二篇 歷史

第三章 中世史

趙玉蘭

二〇一三

# 濟州道誌 第二篇歷史 第三章中世史

제주도지 제2편 역사 제3장 중세사 - 中國語翻譯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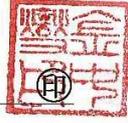
指導教授 宋 咳 宣

趙 玉 蘭

이 論文을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으로 提出함

2012年 2月

趙玉蘭의 通譯翻譯學 碩士學位 論文을 認准함

審査委員長	趙 玉 蘭	
委 員	金 中 燮	
委 員	宋 咳 宣	

濟州大學校 通譯大學院

2012年 2月

# 目 录

第三章 中世史.....	1
第一节 耽罗位相置.....	1
第二节 郡县时代.....	9
第三节 日·宋交通和耽罗.....	16
第四节 与蒙古的关系.....	20
第五节 三别抄和济州岛.....	23
第六节 元朝治理耽罗.....	30
第七节 元代的济州岛牧场.....	38
第八节 元·明交替时期的耽罗.....	45
第九节 明朝与耽罗的关系.....	53
第十节 耽罗的归属问题.....	60

## 第三章 中世史

### 第一节 耽罗国的位相

新罗末期，松岳(今开城)的豪族王建统一后三国建立高丽王朝。918年太祖王建建国，1392年灭于李成桂的朝鲜王朝，共持续了475年，历经了34代君王。

470多年的高丽王朝时期，济州岛的社会状态如何呢？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有必要把这个时期分成几个阶段来看，因为这个时期的济州也历经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和磨练。

首先，以高蒙联军平定三别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高丽前期和高丽后期。前期又分为耽罗国时代和郡县时代。在耽罗国时代，济州是高丽的附属国，受高丽间接管辖；济州在郡县时代编入高丽的地方行政区域，受高丽的直接管辖。

后期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济州反复归属于元朝和明朝，后一阶段就是高丽末期，是中国的元朝和明朝交替时期。

耽罗国时期是指济州岛在半独立的状态下由星主(耽罗国王)支配的时期。高丽王朝原本以授予耽罗国王族们“武散阶”的官职或者派遣“勾当使”的形式间接管理济州岛；然而到肃宗时期将济州岛编入地方行政区域，开始直接统治济州。

#### 1. 星主·王子·徒内

这些都是新罗王朝授予耽罗国王族的爵号。从史料中的一段记载，可知它的由来。高乙那的第十五世孙厚、清、季三兄弟渡海，初泊耽津(今康津)。时为新罗，天际客星出现，太史报云：“异邦神人来朝之征也。”既而三兄弟，遂至新罗，王喜待之。以客星先现之，故赐高厚爵为星主。且令高清，出王之胯下，爱如己子，为王子<sup>1)</sup>。季为徒内。

---

1) 斜体为史料原文

高丽太祖21年（938年）12月，耽罗国太子末老前来谒见，高丽王赐予星主、王子爵位，想来是继承了新罗的前例。《东文选》里郑以吾的〈星主高氏家传〉记载，太祖待以优渥。尽日三接，饮食供帐，待拟王者。自率从至於棹夫。赉予稠叠。盖所以宠异之也。

且不谈事实的真相，这应该是高丽笼络耽罗使臣，笼络耽罗人的一种手段。

从《高丽史》的记载可以了解高丽时期耽罗国的王被称作星主，此外还有酋长、首领等，这些称呼都是国王的意思，也就是说星主的地位是独立的，因此称其儿子为太子或者世子。可以从《高丽史》中找出几个例子，例如：

- 耽罗国太子 末老来朝，赐星主、王子爵。〈太祖21年(938年)12月〉
- 以耽罗酋长周物·子高没，并为云磨大将军·上护军。〈显宗15年(1024年)7月〉
- 耽罗世子孤乌弩来朝，授游击将军，赐袍一袭。〈显宗20年(1029年)6月〉
- 耽罗国星主游击将军加利奏，“王子豆罗近因卒，一日不可无嗣，请以号仍为王子。”乃献方物。〈靖宗9年(1043年)12月〉
- 寒食之日王飨耽罗国首领高汉等一百五十八人于朝宗馆。〈文宗9年(1055年)2月〉
- 耽罗县徒上·仁勇副尉 中连·珍直等十二人来，献方物。〈毅宗7年(1153年)11月〉

高丽肃宗10年（1105年）将耽罗改制为郡，毅宗7年左右改制为县，但星主·王子·徒上的爵位仍然保存，且世袭，一直延续至朝鲜王朝初期。

直到朝鲜太宗2年（1402年），中央政府为强化对济州的行政权力，而将星主改为左都知管，王子改为右都知管。此后，不再享有以往的权力，星主有时做为济州牧使的别称，被偶尔使用。

## 2. 授予武散阶

高丽的武散阶效仿了中国唐朝的制度，指的是武官的官阶。武散阶与文散阶一样分为正·从九品，四品以下又分为上下，共29个散阶。

耽罗国的王族们都被授予了什么武散阶呢？摘编《高丽史》的记载，内容如下。

- 显宗15年(1024年)7月，以耽罗酋长周物·子高没，为云麾大将军·上护军。
- 同王20年6月，耽罗世子孤乌弩来朝，授游击将军，赐袍一袭。
- 靖宗9年(1043年)12月，耽罗国星主游击将军加利奏，“王子豆罗近因卒，一日不可无嗣，请以号仍为王子。”仍献方物。
- 文宗3年(1049年)11月，耽罗振威校尉夫乙仍等七十七名前来献方物。
- 同王7年2月，耽罗王子殊云那，遣其子陪戎校尉古物等来，献……等物。
- 同王17年3月，耽罗新星主豆良来朝，特授明威将军。
- 同王22年3月，耽罗星主游击将军加也仍来，献土物。
- 宣宗3年(1086年)2月，耽罗游击将军加於乃等来，献土物。
- 同王7年1月，礼宾省，据耽罗勾当使早状奏，“星主游击将军加也仍死，母弟陪戎副尉高福令继之，赠贖之物，宜准旧例支送。”制可。
- 同王9年2月，耽罗星主懿仁来献土物，加定远将军，赐衣带。
- 肃宗6年(1101年)10月，以耽罗新星主陪戎副尉具代为游击将军。
- 毅宗7年(1153年)11月，耽罗县徒上·仁勇副尉，中连·珍直等十二人来献土物。

将以上内容里耽罗王族们所授的武散阶按位阶顺序整理如下

武散阶	等级	品阶级	武散阶	等级	品阶
云麾大将军	第5级	从3品	振威校尉	第16级	从6品上
明威将军	第9级	从4品下	仁勇副尉	第27级	从9品下
定远将军	第10级	从5品上	陪戎校尉	第28级	从9品上
游击将军	第13级	从5品下	陪戎副尉	第29级	从9品下

从表中可以知道大体受到了8个等级的武散阶。

可以看出星主受云麾大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游击将军等正5品官职，而星主·王子的儿子或者弟弟受陪戎校尉，陪戎副尉等较低官职。但是当它们成为星主或者王子就会被升级至游击将军或者更高的等级。

从制定武散阶开始(成宗 14年：995年)是否就已经赐封了耽罗王族们这些官衔呢？如今已经不得而知。只是推测他们的武散阶应该与他们在耽罗王族内部的身份高

低有关系。并且武散阶另有赐封土地，但是不清楚耽罗的王族们是否被分到了与位阶相应的土地。还有可能他们的位阶只是一个名誉上的称呼。因为拥有一个武散阶对于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同时也象征着他们在集团内部的权力。

另一方面，高丽想要支配耽罗，只能借助耽罗王族的力量。也就是说高丽授予耽罗王族们武散阶，其目的，一方面是以此确保王族们在耽罗内部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将高丽的支配力渗透到耽罗的内部。

### 3. 派遣勾当使

勾当使是高丽时代派遣到地方的一个官职。《高丽史》百官志外职勾当使条记载，成宗13年(994年)设鸭绿江渡勾当使，后所有渡口都设之。即，刚开始的时候在像鸭绿江这样与外国往来的大渡口派勾当使管理、防御，后来勾当使派遣到了包括耽罗在内的所有的渡口。

《高丽史节要》有这样的记载，忠烈王4年(1278年)7月，帝令高丽岛人，出处陆地。高丽，复使岛居，而差勾当使。据此可知勾当使不仅被派遣到渡口，而且也被派到主要的岛屿。

《高丽史》里有这样的记载，文宗33年(1079年)11月耽罗勾当使尹应均献大珍珠二枚，光曜如星，时人谓夜明珠。宣宗7年(1090年)1月，礼宾省根据耽罗勾当使的表文，向王请奏，“星主游击将军加也仍死，母弟陪戎副尉高福令继之，赠贖之物，宜准旧例支送。”高丽王许可。

可见，高丽派遣勾当使前去，体察民情、报告重要事物、处理事情，都是为了强化对地方的统治。而且宣宗时代记载的送贖仪物是有前例的，这也是拉拢耽罗统治者的方法之一。

### 4. 派遣朝贡使

据史料记载，耽罗国和高丽的关系是从太祖8年(925年)11月耽罗国使臣入朝进献方物开始的，这是藩属国向宗主国按时交纳贡物的一种朝贡。然而这并不是被强制的，是耽罗试图通过以物换物的互赠形式引进更多的高丽先进文化而作出的积极努

力。

耽罗国把岛内生产的方物进贡给高丽，高丽以下赐、赏赐的形式回赠赏品。

并且高丽王朝对耽罗国的使臣就像对待宋朝、东西蕃(女真族)、日本等国家的使节团或者商人一样待遇优厚。《高丽史》的记载里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 〈显宗 10年(1019年)9月〉重阳节飡宋朝、耽罗、黑水等国人於各自邸馆(宿舍)。

○ 〈靖宗 元年(1034年)11月〉庚寅年御新凤楼大赦天下，接受大臣朝贺。时宋朝商人同东·西藩、耽罗国献方物。庚子设八会。君王亲临新凤楼与百官同宴，晚上驾临法王寺。翌日又摆宴享用美食，东西二京、东北两路兵马使、四都护、8牧都上表祝贺。宋商、东西藩、耽罗各献方物，赐座共享宴会。从此就成了惯例。(正宗2年11月条、文宗27年11月条里也有类似记载)

○ 〈文宗 8年(1054年)5月〉耽罗国遣使来贺立太子，给予使者十三人以官职，赏赐司空、同行不同物品。

○ 〈文宗 9年 2月〉寒食，飡宋商叶德育宠等八十七人於娱宾馆，黄丞等一百五人於迎宾馆，黄助等四十八人於清河馆，耽罗国首领高汉等一百五十八人於朝宗馆。

○ 〈宣宗 3年(1086年) 2月〉王上册于王太后，御乾德殿，受中外贺，赏赐群臣宴。此时耽罗游击将军加於乃来朝贺，献方物。

○ 〈献宗 元年(1095年) 5月〉王亲御新凤大赦天下。此时宋都纲(商人头目之意)徐佑等六十九人和耽罗高的等一百九十四人来贺新王登基，献方物。(王继位时派使者前来道贺的例子在肃宗元年9月也能看到)

综上可知，王的继位或者王太后的册文、太子的册封、八会、重阳节、寒食日等国家庆典或者重要活动时耽罗国总会派使者前来朝贺并献上方物。

特别是八会，八会是高丽时代国家级的仪式。据太祖10训要第六项可知，八会是祭拜天灵、五岳、名山、大川、龙神的仪式。开京(开城)在阴历11月，西京在10月将各自举办八会，君臣一起享受音乐和歌舞，同时祈求国家和王室的太平。

据《高丽史》乐志记载，八会的仪式分为小会日和大会日。大会日的前一天小会日，王按照前往法王寺，在宫中(仪凤楼、威凤楼、神凤楼)接受大臣的祝贺和礼物、地方官的贺礼，观赏歌舞、戏剧。大会时也接受献礼祝寿和表文，还接受外国使

臣的朝贺。不仅如此，开京还借此机会开展贸易。

八关会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能上表祝贺，只有京、都护、牧等主牧和两界兵马使才有资格上表。耽罗国与宋朝、东西藩、日本一样派使臣参加八关会。当时高丽朝廷建设宾馆，接待使者。高丽时代就是通过使节团和商人开展贸易的。

## 5. 进贡方物

耽罗国进贡方物的记载，从太祖8年11月第一次派遣使者进献方物到元宗元年7月共出现29次。但是详细记载方物内容的却很少。摘编《高丽史》中的有关记载，内容如下。

○ 显宗3年(1012年)8月，耽罗人来，献大船二艘。

○ 文宗6年(1052年)3月，三司奏，“耽罗国岁贡橘子，改定一百包子，永为定制。”王从之。

○ 文宗7年2月，耽罗国的王子殊云那，遣其子陪戎校尉古物等来，献牛黄、牛角、牛皮、螺肉、榧子、海藻、龟甲等物。王授王子为中虎将军，赐公服、银带、彩段、药物。

○ 文宗27年11月，设八关会，御神凤楼观乐。翌日大会，大宋·黑水·耽罗·日本等诸国人，各献礼物名马。

○ 文宗33年11月，耽罗勾当使尹应均献大珍珠二枚，光曜如星，时人谓夜明珠。

○ 高宗45年(1258年)5月，以济州贡马及崔埴所畜胡马，分赐文武四品以上。

此外《高丽史》文宗世家12年(1058年)8月条里记载，王欲於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於宋，内史门下省上言，“……且耽罗地瘠民贫，惟以海产，乘木道，经纪谋生，往年秋，伐材过海，新创佛寺，劳弊已多，今又重困，恐生他变。”王从之。

据此可知，当时高丽为了与宋朝等外国交往时所需的船只和佛寺，从耽罗砍伐了很多木材，因此也出现了不少弊端。并且高宗时将济州岛、莞岛、巨济岛、蔚陵岛的厚朴树作为材料，雕刻了八万大藏经。

高丽初耽罗进贡表

王 年 / 月	纳贡者	物品	王 年 / 月	纳贡者	物品
太祖 8 / 11		方物	文宗16 / 10	高逸	方物
显宗 3 / 8		大船	文宗 22 / 3	加也仍	土产物
显宗 12 / 7		方物	文宗27 / 11		礼物和 名马
显宗 18 / 6		方物	文宗31 / 12		方物
显宗 20 / 7		方物	文宗33 / 11	尹应均	大珍珠 (两枚)
显宗 21 / 9		方物	宣宗 3 / 2	加於乃	方物
正宗 1 / 11		方物	宣宗 9 / 2		土产物
正宗 2 / 11		方物	显宗 1 / 11	高的等194名	
正宗 9 / 12		方物	显宗 1 / 7	高物等80名	
文宗 3 / 11	夫乙仍 等77名	土产物	肃宗 5 / 11		
文宗 6 / 3	三司建议		肃宗 6 / 11	酋长	
文宗 7 / 2	古物	参考本书	毅宗 7 / 11	中连、珍直 等12名	方物
文宗 10 / 2		方物	高宗 45 / 5		真马 胡马
文宗 16 / 2	高叶等	土产物	元宗 1 / 7		马

## 6. 高丽朝的官吏

高丽时代入仕之路分为两种，科举和门荫。那么耽罗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央为官的呢？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东文选》里的<星主高氏家传>记载，然世袭星主王子而已，未有筮仕王国而大显者。高惟始以宾贡。靖王乙酉，首中南省试。明年丙戌官至右僕射。

宾贡，南省试指什么呢？《宋史》高丽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高丽贡士三等，王城曰上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

据此可知，宾贡为外国贡士，即是指应考科举合格的外国人。高丽时代有宋朝人前来考科举。高惟以宾贡的身份在南省试合格，可以知道宾贡是当时高丽王朝特别为维持着半独立王国的耽罗王族们设的乡贡，是与一般郡县的乡贡不同的特殊乡贡。

南省试在《高丽史》选举志里记载为国子监试、成均试等。国子监试从德宗时期开始，合格者被称为进士，可取得参加最后一关礼部试的资格。虽然无法确定将国子监试称为南省试的确切原因，但是唐朝时期有将尚书省另外叫作南省的记录，可以与国子监隶属于尚书省联系，而且高丽的国子监也是在尚书省的管辖内，就不难推测南省试的由来。

高惟是首次通过科举在高丽王朝为官的耽罗人。据《高丽史》世家记载，文宗11年(1057年)正月，以高惟为右拾遗，中书省奏，“惟系出耽罗，不合谏省，如惜其才，请授他官。”从之。

可以看出当时耽罗人在高丽王朝做官的艰辛。

从《高丽史》选举志的记载可知，高惟从右拾遗开始到文宗24年(1070年)4月做了秘书少监职，然后又担任东北路兵马副使，第二年10月又回到秘书少监，做了国子监试的考官，在他任考官期间共有75人考上进士。

高惟是从耽罗去开京成为在京土族的第一个耽罗人，做到了右仆遣。他的儿子高兆基也在睿宗时期中科举，到毅宗时期做到了中书侍郎平章事。

济州的本地姓高氏随着有人通过科考进军中央政界开始分为了上京势力和土著势力，想来济州本地姓梁氏和夫氏也是如此，只是时间有所差异而已。文氏、郑氏等诸姓也是这个时期进入耽罗的。

## 第二节 郡县时代

### 1. 郡县的设置和变迁

耽罗国从肃宗10年(1105年)开始从耽罗国体制改为高丽的地方行政体制。据《高丽史》地理志记载，*肃宗10年改毛罗为耽罗郡，毅宗时改为县。*

当时的耽罗虽然作为藩国体制，但还是要求高丽在耽罗置州、郡。据显宗世家2年(1011年)9月条记载，*耽罗乞依州郡例，赐朱记，许之。*据《宋史》舆服志记载，*景德初，别铸两京奉使印。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士卒及寺观(僧和道士)亦有私记。*可以知道，朱记是朝廷发给内外官府与军中将领的官印。

高丽王朝发给耽罗的朱记只是形式而已，只是为了让耽罗人觉得他们与其他州郡受同等待遇。而且改毛罗为耽罗郡也没有特别的意义。耽罗一直作为半独立体制受着高丽的间接统治，到肃宗10年编入地方行政区开始受到直接统治，除了这个变化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因为在《高丽史》里记载的济州岛名称有耽罗和毛罗，两者没有区别。

那么到毅宗时为什么把郡降为县呢？作为地方行政单位郡和县有何区别呢？

高丽时代的郡和县都是根据牧或者都护府等上级的命令管理管辖的地区，只是官位品级不同而已。派到郡的知郡事是五品官，县的县令是七品官。

派到地方行政单位的官品是由地方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田地的大小决定的，但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有时会因特定人物的籍贯、为国家建立的功勋、为拉拢民乱地的地方叛军而将此地升为更高级别的行政区域，反之，有时会因民乱将此地降为下级地方行政区域。

高丽初期郡、县的设置与废除是由豪族的归顺、战功等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而定的。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关于肃宗时的郡到毅宗时改为县的记载，因此无从知道耽罗由郡降为县的原因。

只是《高丽史》毅宗七年(1153年)11月条里记载，*耽罗县徒上·仁勇副尉中连·*

珍直等十二人来献方物。这是耽罗县的名称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历史记载里。金锡翼的《耽罗纪年》记载，毅宗七年冬十一月，改郡置县，自朝廷遣令尉来抚之。

因此可以知道郡降为县最晚应该是毅宗七年。

历史上没有记载派到耽罗的县令或者县尉为何许人物，因此无从知道。而《高丽史》等史书里记载的耽罗县令只有两个，毅宗时的崔陟卿和明宗时的张允文。

而且进入高宗时期，副使、判官的官名取代了令、尉的官名，从此令、尉的官名在史书上消失了。《高丽史》高宗31年(1244年)2月条里记载，有司劾奏，“前济州副使卢孝贞、判官李珪，在任时，日本商船遇飓风，败於州境，孝贞等私取绫绢、银、珠等物。”征孝贞银二十八斤，珪二十斤，流于岛。

副使和判官是派到郡以上行政单位的官职，再加上“济州”名称的出现，可以看出济州已经由县升格为州，所以高丽朝廷派遣了相应品级的官吏。

《高丽史》高宗16年(1229年)2月条记载，宋商都纲金仁美等二人，偕济州漂风民梁用才等二十八人来。据此可知，升格为“济州”最晚应该是在高宗16年以前。

《高丽史》五行志里记载，高宗7年(1220年)3月，耽罗郡，有石百馀，自行，中有最大石，欲还来而止，余石皆止不行。据此可以推测，高宗时期升为郡，后又改为州。

## 2. 耽罗县的编制

那么当时耽罗县是怎样编制的呢？对此可从忠烈王时期开始向上追溯。

据《耽罗志》建置沿革条记载，忠烈王26年(1300年)设东西道县，县村即，贵日、高内、涯月、郭支、归德、明月、新村、威德、金宁、狐村、洪炉、猓来、山房、遮归等地。这里罗列了14个县村。

《增补文献备考》郡置沿革全罗道条里将《耽罗志》里的狐村、山房、遮归三个县村用免山、狐儿来代替，记录了13个县村。

金正浩的《大东地志》旌义、大静古迹条里记载，狐儿也叫狐村，包括它在内洪卢、免山、猓来、山房、遮归等6个县村都是忠烈王26年设置的。所以《增补文献备考》和《耽罗志》的记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耽罗志》漏载了免山，所以忠烈王26年设置的县村应该是15个。

《耽罗志》里还有这样的记载，大村则设户长三人、城上1人，中村户长三人，小村户长一人。按据旧说，新罗封高厚时置村，高丽毅宗时又分为县，元宗时平三别抄，合为一州，至时(忠烈王26年)又设县村，然年代未详。

上述所说的“毅宗时又分为县”应该指的是由郡降为县的事，“元宗时合为一州”应该是指高宗时期将其升格为济州的事，因此“元宗时合为一州”的记载应该是误载。

新罗时期，村是由血缘关系形成的自然村落，他的规模大约是10户左右，慢慢发展成为属县。例如，《高丽史》地理志耽罗县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熙宗7年(1211年)以县之石浅村，为归德县。

由此可知，耽罗县和《耽罗志》里出现的15个县村应该是主县和属县的关系。

高丽初期，县分为主县和属县，主县设有县令，属县不设地方官。配有县令的县受到其上级牧或者都护府的管辖，县令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而属县隶属设有地方官的其它地区官府。从睿宗开始，属县也开始设地方官，叫监务，但是有的属县到朝鲜时期才设置监务。

因此济州岛编制的15个县村是属县隶属主县，即耽罗县(官衙所在地为大村县(现济州市))，并将他们大致分为大、中、小县，设户长进行管理。

### 3. 善政官 崔陟卿 北元

改为郡县制以后，史书上记载中央派到济州的第一个官吏是崔陟卿。他在毅宗16年(1162年)和22年做过耽罗县令。

但是依据前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改郡制是在肃宗10年，降为县最晚是在毅宗7年。济州降为县后到崔陟卿第一次上任(毅宗16年)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中央没有派遣地方官还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呢？因记载不详，不得而知。

《高丽史》列传里记载了崔陟卿传。比较冗长，内容如下：

判吏部事崔允仪闻其清直，欲授耽罗令，陟卿以其再除外寄地，且僻远，固辞。允仪曰，“耽罗地远俗犷，为守实难故，以予补之。幸予勿惮，往抚远民，不为国家忧，则当报以美官。”陟卿不得已就任，兴利革弊，民皆安之。及还，允仪已死。陟卿贫甚，无以自存，将还乡。全罗按察使驰奏，“耽罗人苦令尉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为令，当释兵。’”王谓宰相崔褒称曰，“有贤如此，何不用之？”召赐绶绢，即除耽罗

令。陟卿请挈家以赴，王许之，任耽罗者，与室偕，自陟卿始。耽罗人闻陟卿来，即具轻舫迎之。比入境，皆投戈罗拜曰，公来，“吾属再生矣。”按堵如故。

可以知道，崔陟卿任耽罗县令时仁政爱民，而他的下一任暴虐，耽罗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事造反。这事通过全罗道的按察使传达到朝廷，毅宗就再次任命崔陟卿为耽罗县令，是因为崔陟卿受耽罗人的爱戴。

但是因为他有三年没有当官家境非常贫寒，所以在他赴任耽罗县令时携带家人同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崔陟卿的清廉作风，并且耽罗民乱也因他的再任得以平息。这是历史记载中的第一次民乱。

#### 4. 民乱的发生

高丽末期的诗人益斋 李齐贤的《益斋乱稿》里有这样一首诗。

从教垄麦倒离披  
亦任丘麻生两岐  
满载青瓷兼白米  
北风船子望来时

这是高丽时代在济州岛流传的歌谣，作者、年代均不详。梁柱东的《丽谣笺注》里将这首歌谣叫作“耽罗谣”。

《益斋乱稿》里写到，耽罗地狭民贫。往时全罗之买贩瓷器稻米者，时至而衡稀矣。今则官私牛马蔽野，而靡所耕垦。往来冠盖如梭，而困拾将迎其，民之不幸也，所以屡生变也。 可以看到当时的济州状况。

事实上，济州岛第一次发生民乱是在耽罗国体制改编为高丽地方郡县制以后，因为中央派遣到济州的官吏都很贪虐，逼得百姓不得不反。

据中央派遣官吏的记载，毅宗16年(1162年)任耽罗县令的崔陟卿是第一个中央派遣到济州的官吏。

文宗时期济州就已经有了民乱迹象。《高丽史》文宗12年(1058年)8月条记载，王欲於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於宋，内史门下省上言，“……且耽罗地瘠民贫，惟以海产，乘木道，经纪谋生，往年秋，伐材过海，新创佛寺，劳弊已多，今又重困，恐生他变。”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知道，当时高丽为了建造佛寺到济州岛大量采伐木材，随之而来的劳役必定给老百姓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即便如此高丽仍想在全罗道灵岩和济州岛砍伐木材来造大船。

## 5. 民乱事例

据记载民乱是在毅宗22年(1168年)11月第一次发生的。是济州岛民无法忍受崔陟卿的下一任令、尉的暴政，才起事造反。

为平定民乱，高丽朝廷命全罗道按察使赵冬曦为济州按抚使前去劝降。结果将在任期间勤政爱民的崔陟卿再次任命为耽罗县令。原因是民乱的主谋者称，如果崔陟卿任耽罗县令，他们将会放下武器自行解散。

《东史纲目》明宗16年(1186年)6月条是这样记载崔陟卿人品的，*秘书监崔陟卿卒。其性廉介，所至有声绩，以能治剧闻。清名劲节，老而不衰。*《高丽史》毅宗22年11月条里对民乱的经过记载如下。

*耽罗按抚使赵冬曦入覲。耽罗险远，攻战所不及，壤地膏腴，经费所出。先是，贡赋不烦，民乐其业，近者官吏不法，贼首良守等，谋叛，逐守宰。王命冬曦，持节宣谕，贼等自降。斩良守等二个其党五人，余皆赐谷帛，以抚之。*

即，官吏非法征收赋税使得老百姓的日子难以为持，因此百姓才起事叛乱驱逐守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民乱为此后驱逐贪官污吏的农民叛乱开创了先河。

如上所述，民乱的直接原因是，百姓生活不堪重负，并导致驱逐贪官污吏的行动。那是因为中央朝纲紊乱，地方官吏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百姓痛苦加剧。官吏的侵贪使百姓的生活变得窘困，这必将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而且产生各种流言蜚语和各种冤案。

《高丽史》明宗世家里有一段记载，可作为例子。明宗16年(1186年)7月，有人告耽罗叛，王惊愕，引两府，问处置方略，即遣合门祇候独孤忠，郎将池资深为安抚使，以式目录事张允文为大府注簿行耽罗县令，各赐绫绢七端，因促上道，诏前令尉，皆加重罚，即而闻之，无叛状，然诏令已出，故允文上官，而前令尉，竟坐免。

对于明宗在没有确认民乱的事实之前，就派官吏前去降服，史官是这样评价的。“明宗受他人迷惑不为过失，后真相大白未惩诬告者是因何。兹当纵谗贼生祸乱之

由。”

还可知，官吏的横征暴敛埋下了随时发生民乱的阴霾。比如神宗5年(1202年)10月在耽罗烦石、烦首发起叛乱，朝廷派小府少监张允文和郎将李唐积前去按抚，史书上没有对此事件的详细记载，只知当年12月平定叛乱，处死主谋者。

## 6. 民乱的原因

官吏的苛敛、诛求，加上土豪、权贵强占土地，赋税、徭役的加重，使得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新增东国輿地胜览》济州牧条里记载，*耽罗俗獠而地远，加以星主、王子、土豪强者争占平民，为役使谓之人禄，残民以逞，徭难治也。*可知当时的徭役繁重。

人禄是指高丽、朝鲜时期平民的徭役。在济州岛称之为“人禄”，咸镜道称之为非“管下”。

当时除两班阶级以外的16岁~60岁平民必须承担军役，并分为首户和奉足，首户是指正规的军人，奉足是指负责他们经济支出的人。一般由奉足筹措番上(防卫首都)人的费用。

服军役者和其奉足之间也许毫无关系，但因为都是平民，所以一般是家人、亲属关系或者邻居关系。乡吏的奉足由乡吏负责。但济州岛的奉足与这些规定无关，是权贵凭人禄的名份任意使役平民。

上书还有关于侵占土地的记载。例如，*耽罗地多乱石，干燥，无水田，唯麸、麦、豆众生。厥田古无疆畔，强暴之家，日以占食，百姓苦之。金丘为判官，问民疾苦，聚石筑垣为界，民多便之。*

金丘是高宗21年(1234年)21岁任济州判官，高宗27年任期满后到翰林院任职。

《高丽史》金之锡列传记载，*金之锡，未详其世系。高宗末，为济州副使。州俗，男年十五以上，岁贡豆一斛，衙吏数百人，各岁贡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虽贫者，皆致富。有井奇、李著二人，尝守是州，俱坐赃免。之锡到州日，选廉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怀服。先是，有庆世封者守济州，亦以清白称。州人曰，“前有世封，后有之锡。”*

这说明当时负税沉重，官吏无度搜刮。还可以知道，金之锡在高宗46年(1259年)

左右任济州副使，以善于治理百姓而有名。

《高丽史》高宗31年(1244年)2月条记载，前济州副使卢孝贞和判官李珪等受到有司弹劾被流于岛。原因是其在任期间，一日本商船因台风在济州境内遇难，他们任意掠夺了船上的绫绢、银、珠等。

所以高丽朝廷向卢孝贞征收了银28斤，向李珪征收了银20斤，然后将他们流配岛上。《高丽史节要》元宗元年(1260年)正月条里记载，以判礼宾省事罗得璜为济州副使。前此宋昭守济州，坐贼免人。人曰，“济州昔经小盗(宋昭)，今遇大贼(罗得璜)。”这也是一个有关诛求的例子。

可知，贪官污吏的苛敛诛求，土豪权贵的土地兼并，租税、徭役的加重，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窘困。无法忍受的百姓只能放弃田地，沦为乞丐，甚至落成为草寇。

因此农村社会更加疲敝，民乱始终不断。《耽罗志》建置沿革条记载，元宗8年(1267年)丁卯草贼文幸奴作乱，副使崔托举兵诛之。

### 第三节 日·宋交通和耽罗

#### 1. 《今昔物语》的记事

日本的《今昔物语》是12世纪前半期写成的，分为天竺·震旦·本朝三部，收集了古今杂谈。其中有关于济州岛的故事，内容如下。

九州的商人乘船从海外回来的路上，发现九州西南边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岛，好象有人生活，为了炊火就靠了岸。有人观察此岛，有人寻找做筷子的树枝，就分散行动。此时听到了有很多的脚步声向他们走来。因为害怕，就想立即回到船上，可是这时看到了一百多名戴着黑帽子，穿着白裤子和白上衣的人。因为他们是跑船的所以一般不怕人，但是对于对方一无所知，且对方的人数众多，恐危及生命，所以慢慢向船后退。人们追到了岸边，商人们就拿着弓箭摆个射箭的姿势，警告对方不要靠近。人们自知空手，暂时观望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商人们怕人们再回来，就马上划船远离了岸边。

回到九州后告诉人们这一事情，有一老人说，那岛可能叫度罗(耽罗)，此岛人虽为人形但是吃人，因此不知情的人去了后就遭遇不测。你们在他们靠近之前避开，所以才免遭遇难，如果他们靠近了，即使有千百个弓箭也无济于事。去过那个地方的人都听得毛骨耸然。

以上是故事的梗概。“虽为人形但是吃人”是因为停靠济州岛沿岸的商船受到耽罗人袭击、掳掠、甚至有的被杀害，所以有了这一说活。如下事例为这一事实提供有力佐证。

○ 高宗31年(1244年)2月癸酉日，有司刻奏，“前济州副使卢孝贞、判官李珪，在任时，日本商船遇飓风，败於州境，孝贞等私取绫绢、银、珠等物。”征孝贞银二十八斤，珪二十斤，流于岛。《高丽史》

○ 忠烈王10年(1284年)5月，日本商船泊耽罗岸，耽罗人放矢掳二人，押丽廷。丽廷稟元，世祖令将其遣返回国。《高丽史》

○ 忠肃王13年(1326年)，日本商船自元回国，触礁搁浅于济州岛海岸，寻水上

岸70多人，遭耽罗人袭，均杀害。高丽县令奏元泰定帝，泰定帝宜旨，命将修船去粮，遣返回国。

以上是停泊在济州岛或者漂流到济州岛的日本商船受到耽罗人迫害的事例，或被抓、或被杀、甚至还有官吏有时也进行掠夺。这些事传到九州人的耳朵里，就误认为“耽罗人吃人”。

并且《今昔物语》里说当时济州人戴乌帽，穿水干、裤。日本的水干是指不糊糰糊，沾水贴在木板后晾干的布，当时济州岛人穿的水干应该是苧、麻布。

高丽中期写成的宋朝徐兢的《高丽图经》中描述了高丽人的服饰，农民和商人穿白苧布、戴黑巾，船夫戴竹冠，而罪犯不能戴巾、冠，要露头。

## 2. 日・宋 交通和耽罗

《高丽史》元宗元年(1260年)2月庚子条记载，以济州副使判礼宾省事罗得璜兼防护使。朝议，济州海外巨镇，宋商岛倭无时往来，以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然不可别置，防护遂以得璜兼之。

济州岛位于当时的日本和宋朝之间，不仅是两国间的中转港，也是船只遇到台风时的临时停泊处，当然黑潮(逆转循环海流)的影响非常之大。即，从日本渡海到宋朝时先在济州岛停靠，再利用黑潮就能在短时间内到达宋朝的明州港。

例如，元宗4年(1263年)6月，日本官船大使如真等，将入宋求法漂风。僧俗并二百三十人，泊开也召岛，二百六十五人，到群山、楸子二岛。王命全罗道按察使，给粮船，护送其国。如真等人原来打算先到耽罗，然后利用逆转循环海流去宋朝，不想途中遇到风暴。

从宋朝到日本时途中遇到风暴，此时若利用这黑潮，那么必定会到耽罗。高宗27年(1240年)5月从宋朝明州出发前往日本的僧侣圣一国师一行6月30日到达济州岛，四天后就到了日本的博多。前面已经提过，此外日本商船从宋朝回国时经常会漂流到耽罗。

可以知道，济州岛是宋朝和日本的交通的要塞，来往于两国间的船只经常会因遇到风浪或者因潮流的关系脱离正常航道经过济州岛近海，有时会漂到济州岛来，或在附近遇难。漂到济州的船只，有时会受到耽罗人的迫害，也有时会去侵袭耽罗人的居

处，杀人、放火、掠夺。

高宗13年(1226年)前(现佐贺县和长崎县的部分地区)的武士团松浦党带领数十条船侵掠了南海沿岸的州、县。元宗10年5月庆尚道按察使急报：“漂流到日本的济州岛人回来说，日本已经整備船队想要侵略我国。”王立即派三别抄及大角班前去戍守海岸，命沿海的郡县筑墙储粮，将国史搬到珍岛，以防备倭寇的入侵。

### 3. 耽罗人的海外漂流

高丽时期从事海产业者或者往来于内陆的耽罗人中也有遇到台风顺着逆转循环海流漂流到宋朝或者日本的。

宋朝的大学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元丰类稿》中写道，“位高丽边境毛罗(耽罗)人崔学等，遇强风，漂于泉州境，受渔船所救。随船捕捞系生活。后请往明州待船归。泉州支船遣人送至明州。”

虽然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回国，但是可以看出当时宋朝按惯例给漂流者提供住宿、衣物、粮食、路费。

此外在《高丽史》也可以找到济州岛人漂流到宋朝等地的事例。

○ 高丽宣宗5年(1088年)7月，宋明州归我耽罗飘风人用叶等十人。前归我罗州飘风人杨福等男女二十三个。

○ 肃宗2年(1097年)6月甲午，宋归我飘风人子信等三人，初耽罗民二十人乘舟，漂入裸国(地处炎热地区裸身生活的国家)皆被杀，唯此三个得脱，投于宋，至是乃还。

○ 同王4年正月，宋归我耽罗飘风人赵暹等六人。

○ 睿宗8年(1113年)6月，珍岛县民汉白等八人因买卖，往毛罗岛，被风漂到宋明州，奉圣旨，各赐绢二十匹米二石，发还。

○ 高宗16年(1229年)2月乙丑，宋商都纳金仁美等二人，偕济州飘风民梁用才等二十八人来。

例如日本，显宗20年(1029年)7月乙酉，漂流到日本的耽罗人贞一等从日本回来。之前贞一等21人出海漂流到了东南边很远的的一个岛，那里的人个子高、浑身长毛、语言不通。贞一等人被扣留7个月左右，其中7人坐小船向东北方向逃亡，后来到了日本那沙府，才得以回国。德宗元年(1032年)，也有8个耽罗人漂流到日本，日本曾

为他们的去留问题与高丽进行协商。文宗32年(1078年)9月癸卯，日本遣回高砺等18名耽罗漂流者。

耽罗人之所经常漂流到宋朝和日本等地，原因是耽罗地处黑潮从台湾海峡北上的位置，并且从对马海峡向西转向的循环海流流往黄海，因此耽罗人的船遇到风暴时，就随着海流向宋朝的方向漂流，或者向南方漂流，再北上就会漂到日本。

## 第四节 与蒙古的关系

### 1. 与蒙古的接触

耽罗与蒙古开始接触的年代无法确定，但是《高丽史》元宗7年11月条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济州星主来朝，甲子，命正言、玄锡一同如蒙古。*

当时高丽抵抗蒙古的入侵，以至将首都迁至开京江华岛，仍继续抗战，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蒙古。高宗45年(1258年)决定与蒙古议和，第二年太子(元宗)去蒙古转达了议和之意。后来蒙古为了通过高丽接受日本的朝贡，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日本。

元世祖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强迫日本纳贡，并认识到耽罗的重要性，耽罗位于蒙古征讨南宋和日本的战略要地。因此就通过高丽强迫耽罗派使臣纳贡。蒙古接见耽罗使臣一方面是视探是否可以将耽罗作为征讨南宋和日本的军事要塞，另一方面是要得到耽罗的协助。《元史》耽罗传记载，*耽罗，高丽与国也。世祖既臣服高丽，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亦注意焉。*可以看出世祖对耽罗的关注程度之高。

一年半后，世祖先后两次派遣使者前去视察耽罗和黑山岛。《元高丽纪事》耽罗条里记载了有关第一次派遣使者的内容。

*至元5年(元宗9年. 1268年)7月20日，世祖遣脱朵儿、王国昌、刘杰等3人(《高丽史》为一行14人)偕来朝高丽大将军崔东秀如高丽。8月(《高丽史》为10月)高丽元宗升天府迎使，诏云，卿遣崔东秀，来奏，“备兵一万，造船一千只事。”今特遣脱朵儿等就彼，整阅军数，点视舟舰。其所造船只，听去官指画。如耽罗已与造船之役，不必烦重，如其不与，即令别造百艘。其军兵船只，整点足备，或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讨，临时制宜。仍差去官先行，相视黑山·日本道路，卿亦差官，护送到达。*

当时高丽派崔东秀前去蒙古禀报高丽已经开始着手征兵一万，建造战船一千只。元宗9年3月蒙古曾经派使者前来要求，*今我朝方问罪于宋，其助士卒舟舰，自量能力多少。*同年4月李藏用去蒙古的时候世祖又向高丽要求征兵造船，而且详细指明征兵的目的和造船的数量，说将用于征讨南宋或者日本之用。李藏用同年6月回国，增加了战船和军士数量，同年8月将崔东秀派往蒙古报告此事。因此《元高丽史纪事》记

载的8月是《高丽史》10月的误载。

蒙古使者在高丽官吏郎将朴臣甫、都兵马录事禹天锡等前去黑山岛视察。《元史》王国昌传记载，至元5年人有上书言，高丽境内黑山海道至宋境为近，帝命国昌往视之。泛海千余里，风涛汹涌，从者恐，劝还，国昌神色自若，徐曰，“奉天子威命，未毕事而遽返，可乎？”遂至黑山乃还。《宋史》高丽传记载，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海，又五抵黑山，入其境。自黑山岛屿，诘曲礁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据此可知，当时黑山岛是高丽和宋朝的海上交通要塞。世祖对此非常关注，因此可以说视察黑山岛就是为了证讨南宋。

同年12月，蒙古使者视察黑山岛后回国，回国之前脱朵儿再度点兵。刘杰再度察西海道的造船状况后，同月下旬离开高丽。

## 2. 耽罗建造船只

元朝命耽罗建造一百艘船只，是因为当时耽罗地处造船有利的位置，而且具有优秀的造船技术。显宗2年(1012年)耽罗向高丽进贡了2艘大船，文宗12年(1058年)为与宋朝开展贸易，想在耽罗、灵岩等地砍伐木材造船。从而可以推测，耽罗具有优秀的造船技术。

当时耽罗土地贫脊百姓贫穷，以出海捕捞为生。据此可知，耽罗的主产业是水产业，而这也给了耽罗人很早就开始去海外的机会，因此耽罗人与内地来往频繁，有时遇到台风漂流到中国或者日本等地。这些如果没有大船是做不到的，也反映出了耽罗人的优秀的航海技术。

蒙古之所以命耽罗造船也是因为耽罗境内有着丰富的木材，可用于造船。高丽为了建佛寺在耽罗砍伐木材、为了与宋朝的交易想在耽罗砍伐木材造船。《元史》记载，世祖至元17年(忠烈王6年，1280年)5月，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材木给之，还将耽罗作为船舶修理之处。这些事实都表明当时的耽罗以汉拿山为中心树木茂盛。造船所的所在地全罗道扶安郡、边山、长兴、天冠山等地，都是木材丰富的海岸地，至于耽罗，还要加一个因素，即耽罗是征讨南宋、日本的交通要塞。《元史》里也有关于耽罗造船的记载，世祖至元18年(1281年)2月在第二次征讨日本的时，将耽罗新造的船舶编入了洪茶丘的出征军队里；同王至元22年4月，元朝将以征讨日本为目的命耽

罗建造的一百艘船赏赐给高丽。

脱朵儿、王国昌、刘杰三人从高丽回国，一年半以后，元朝又将此三人派遣到高丽。据《元高丽纪事》记载，第一次派遣使者是为了视察黑山岛，这一次是为了勘察耽罗等地的海路，因为从耽罗利用海路去宋朝或者日本很方便。当时高丽元宗挑选了三名通晓海路的官吏给蒙古使者带路，还让蒙古使者视察了高丽准备的军队和船只。

元朝的世祖前后两次向高丽派遣使者，其目的是为了征讨南宋和日本。即让高丽准备在征讨时所需的军队和船只，勘察征讨路线。

第一次明确指定耽罗建造船舶的数量，第二次视察了耽罗等地的海路情况，这明显表示元世祖非常重视作为海岛要塞的耽罗。

《高丽史》记载，*济州海外居镇，宋商和岛倭无时往来。*据此可知，耽罗占据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高丽史》没有记载，关于脱朵儿等人第二次派到高丽时的行踪。当时崔坦等人在西北面(平安道)起乱，后来为了投奔蒙古渡过鸭绿江的时候，在大富城遇到了蒙古的脱朵儿一行。此时脱朵儿奉世祖之命，去高丽的途中，他们是去视察耽罗等地的海路，为将来征讨日本做准备。听到崔坦要归顺蒙古的原因后，觉得此事更为重要，于是就调头回到蒙古。

可以看出，在三别抄进入耽罗之前，世祖就已经非常关注作为海路要塞的耽罗。

## 第五节 三别抄和济州岛

### 1. 三别抄进入济州岛

《高丽史》记载，元宗11年(1270年)11月己亥，*贼(三别抄)陷济州*，据此可知，三别抄第一次进入济州岛是在10月末左右。此时三别抄的主力据守珍岛，但是崔濬的《拙稿千白》金文正公墓志铭记载，*他们在掠江都人物舟而南下，志在先据耽罗。*

也许三别抄已经认识到，他们以珍岛为据点开展海上活动或者日后战败时，济州岛可以作为他们的最后据点，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看出济州岛作为海上交通要塞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南下到珍岛后，就立即派遣部分军队前去占领济州岛。

高丽为了阻止三别抄的势力进入济州，就派遣灵岩副使金须率两百军队驻守济州岛，又命高汝霖带领七十人(或者一千 - 关于军队数量有争议)与金须一起防守济州。他们进入济州的年代不详，但可以据《高丽史》记载，元宗11年9月辛丑，高汝霖与梁东茂率领水军攻打珍岛，据此可知，他们进入济州岛大概是在9月中旬。同年11月3日二人战死，可知他们在济州岛停留大概一个月左右。

防御军和三别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攻坚战。从明月浦(翰林)登陆的三别抄将领李文京向济州的东边移动，与在东济院(禾北)布陈的防御军在松淡川(别刀川?)交战。

《高丽史节要》元宗11年11月条是这样记载战况的，*贼陷济州，金须、高汝霖力战死之。罗州人陈子和直入贼中，斩其将郭延寿出，又入亦如之，士卒喜跃。既而复入，为贼所害。贼乘胜，尽杀官军。李文京胜利后，据守水陆交通要塞朝天浦。*

那么官军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拙稿千白》记载，*金须抄亟会高汝霖于耽罗，则贼犹保珍岛未至。金须等昼夜筑堡设械，谋断来道，使无得入。而守土者首鼠，不为力战，由他道至不觉。金须素以大义励士卒，人多感激，有百其勇。奋呼争登，杀贼先峰殆尽。然而土人资敌，众寡不侔，竟与高汝霖歿阵不还。*可以说，当地防御军不合作和当地居民帮助三别抄，就是官军战败的原因。

当地居民帮助三别抄不是因为三别抄抵抗蒙古人，而是长年遭受官吏搜刮的百姓认为三别抄是他们的解放军。

元宗12年5月丁丑，高丽和蒙古的联合军攻陷珍岛，金通精带领残余势力进入了他们的最后堡垒济州岛。当时三别抄将领刘存奔据守南海县，掠夺沿海地区。听到三别抄残余势力进入济州岛的消息，带着80艘船进入济州岛汇合。三别抄在金通精的带领下整顿阵营，提高军队士气。

## 2. 内外城的建筑

三别抄把据点迁移到济州岛以后首先着手构建防御设施。据《高丽史》元宗13年6月己卯日记载，*贼入耽罗筑内外城，恃其险固，日益猖獗，常出掳掠，沿海萧然*。可知，城墙非常坚固。

内外城是指内城和外城，内城围绕王宫和官府周围(又叫在城、宫城)，外城围绕整个城市(又叫罗城)。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济州牧条里出现的缸坡头古城、古土城、古长城、涯月木城等都是三别抄在济州岛筑造的内外城。古字即老城的意思，应是后人加上去的。

其中缸坡头古城是内城。在珍岛战败的金通精带领三别抄据守缸坡头，建造此城以备防御。城内有井，大旱也不会干。人们猜测此城应该是正方形，周长为700米左右。据说留有建筑物的遗迹里到处都是瓦砾和加工的石材。

我们注意到，而从这里收集的瓦砾中有刻着唐草纹的轩平瓦，有写着“高内村……辛丑二月……”的瓦砾。辛丑年相当于高宗28年(1241年)。我们是否可以推测三别抄用于建造城墙的砖瓦是30年前，也就是高宗28年制造的砖瓦呢？“高内村”的名字或许与制造砖瓦的地名有关。

而且城内到处积满了色泽鲜明的高丽青瓷残片，偶尔可以看到巨大的础石，还出土过佛像，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想像当时三别抄的生活情况。

古土城应该是外城。据记载，周长为15里，虽然如今城墙很多地方倒塌，但是没有倒塌的部分还是比较接近原形的。看断面，土屋和石块层交替垒了数十层，可以看到筑造的手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是济州岛现存唯一的土城，也是规模最大的土城。

并且此土城沿着丘陵和河川筑成，城上面常年铺有草木灰，当敌人进攻的时候用它作烟幕战术。让尾巴上系着扫把的马在城上面奔跑，铺着的灰自然会起来，就形成

了烟幕。

据传此外城，面积为24万坪，开东、西、南、北四个门，城内有百姓生活。从地理条件看，周围被河川和丘陵环绕，前临大海，是一个天然要塞。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里对于环海长城是这样记载的，古长城，沿海环筑，周三百余里。高丽元宗时，三别抄叛，据珍岛，王遣侍郎高汝霖等于耽罗，领兵一千以备之，围筑长城。

然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若从记载看，是高汝霖等为了防御三别抄提前建筑的。但是高汝霖进入济州岛没多久就战死，没有时间建筑300多里的城墙，因此有人主张此城墙是三别抄所筑。

但是《拙稿千白》记载，金须、高汝霖等不分日夜建筑城墙，准备兵器。可以知道，长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筑的，也许是他们死后由三别抄继续建筑。而且此城墙虽然号称300多里，但不是连着的，而是以防御为目的，筑在一些容易登陆的地方，因此实际上应该不到300里。

有人说涯月邑高内里、旧左邑、城山邑温平里、新山里、大静邑永乐里、西归浦市甫木里、南元邑太兴里是此城墙的遗址。城墙遗址上无秩序地垒着济州岛特有的火成岩，虽然高度不到一丈，厚度不到4.5尺，但是用其防风、防潮规模似乎太大，因此称它为长城也不言过。但是据记载，后来修建了很多次，因此想来不可能留有初始的面貌。也曾有过涯月木城，但是现在已找不到痕迹了。

### 3. 三别抄的海上活动

《高丽史》记载了三别抄进入济州后的活动情况，有关内容整理如下。

○ 元宗12年(1271年)11月癸未，遣李昌庆和文宜烈如蒙古奏云，“逆贼余种遁入济州，横行诸岛，虑其将复出陆，乞今殄灭。”

○ 同王13年(1272年)3月癸酉年，三别抄余党，寇会宁郡(长兴)，掠漕船(物资运输船)四艘。

○ 同年5月辛酉，全罗道按察使报，“三别抄寇大浦(古埠)，掠漕船十三艘。乙丑，庆尚道的按察使捕三别抄细作2人。丁丑，三别抄焚掠耽津县(康津)。”

○ 同年6月戊子，全罗道指挥使报，“三别抄贼船六艘，过安行梁(今泰安半岛)而

上，京城汹惧。”壬子，遣郎将李有庇如元，向元帝禀，“是年三月四月，侵掠于会宁·海际·海南等三县之浦激，夺诸州县漕船，又於五月，会宁·耽津两县，大肆驱掠而去。凡前后所攘夺，船二十只，谷米三千二百余硕，杀害十二人，驱去二十四人。”

○ 同年8月壬申，掠夺全罗道贡米八百石。

○ 同年9月壬辰，中道按察使报，“三别抄寇孤瀾岛，焚战舰六艘杀船匠，执造船官洪州副使李行俭，及结城·蓝浦监务。”

○ 同年11月己巳，三别抄寇安南都护府，执府使孔愉及其妻以去，又寇合浦，焚战舰二十艘，执蒙古烽卒四人而去。戊寅，三别抄，寇巨济县，焚战舰三艘，执县令而去。贼船又来泊灵兴岛，横行近境，王请五十骑于元帅忻都，宿卫宫禁。

○ 元宗14年正月丙子，全罗道防护将军文景秀报，“三别抄寇合浦，焚战舰三十二艘，擒杀蒙古兵十余人。”

○ 同年3月癸酉，元帅金方庆报，“贼入耽罗县，杀防守散员郑国甫等十五人，擒郎将吴旦等十一人。”

从上可知，三别抄进入济州岛后仍然继续活动。入侵沿岸地区或者岛屿地区杀害、掳走地方官吏、蒙古士兵，掠夺或者烧毁贡品运输船只、战船。其目的除了获取战争所需的物资外，也是为了封锁敌人的海上作战。但是他们的活动只限于沿岸地区，这说明他们的势力与在珍岛时比削弱了不少。

#### 4. 三朝对三别抄的怀柔政策

三别抄将根据地迁到济州岛后，继续进攻沿海地区，这使得高丽、蒙古两阵营非常头疼。

元宗12年(1271年)11月癸未，遣李昌庆和文宣烈如蒙古，奏云，“逆贼余种，逋入济州，横行诸岛，虑将复出陆地，乞令殄灭。”可知，高丽非常为难，蒙古也为讨伐三别抄和日本而苦恼。

蒙古世祖臣服高丽后为了让日本朝贡，通过高丽派遣过数次使者，而且计划日本拒绝后，征讨日本。于是着手准备所需船舶与军队，还将济州岛作为了前哨基地。

三别抄在珍岛战败后，进入济州岛据守此地。蒙古不但失去了前哨基地，还出现

了先讨伐济州岛还是日本的问题。蒙古的中书省对征讨两地问题进行讨论的结果是，日本的态度还不明确，应该先伐济州岛。即，耽罗国王(星主)之前来朝，如今三别抄逐国王据守此地，应先伐济州岛。

元世祖接纳了高丽的请求和中书省的意见，准备征讨济州岛。但是征讨在济州岛的三别抄与在珍岛时截然不同。首先济州岛远离陆地，渡海作战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对于蒙古来说，在讨伐日本之前调用军队和战舰就等于削弱战斗力。

所以蒙古在讨伐之前试图使用与征讨珍岛时的怀柔政策。所以元宗13年(1272年)3月丁卯，高丽任琴薰为济州招谕使，前去招降三别抄。《高丽吏》记载了经过。

至仁释罪，幸开宥於自新，逋贼执迷，犹肆骄而不服，前次，承都省奏奉圣旨降宣，差遣济州招谕使合门副使琴熏、散员李贞，以四月十五日，登船发去，值逆风，退泊甫麻岛，逆贼金希就、吴仁凤、田佑等船四只，来夺其船，尽执人物，移载于尔船，收揽招谕文字，往告于济州金通精，而希就等将琴熏等，遂至楸子岛，留著看守，既得回报，希就等与琴熏等谩骂曰，“尔等尝遣人珍岛，诱我缓其心，引大军攻破。惟是父母妻子，人情最愛重，悉已驱掠而去，兹乃我辈怨入骨髓者也，今又欲尽灭吾属而来诱，则尔等固当殄戮无遗，然若尔则今此事意，谁当往告者，兹用放尔。”因给朽毁小舰一只，老水手一名，并招谕文字送还，其一行内记官、电吏、梢工、引海等四人，皆杀之，余外水手十人，亦欲杀之而牵去，琴熏等盘桓岛中，而得水手脱害者三人，以前月二十九日还来，即令上朝，陈奏向件由。伏望，俯收采听，优赐矜从，分委戎兵，倘借赫威而致罚，克清顽种，庶令遗噍以聊生。

上述内容是琴薰等人被任命为招谕使，前往济州的途中被三别抄所擒，扣留于秋子岛，后来回朝的内容。同年5月琴薰被派遣到蒙古报告此事。金希就等人没把琴薰等人抓到济州岛而扣留于秋子岛，是为了防止济州岛的情况外泄。

怀柔政策失败后，元宗13年6月壬子，高丽派郎将李有庇去蒙古禀报，今有卢孝悌者，尝附于逆贼，是月十四日，逃出来告云，“逆贼以船十一只，分载兵三百九十人，谋取庆尚·全罗道漕船，且欲攻破沿海州县。”以故沿海州县骚动难安，如向表奏，虑将侵挠全罗州道战舰造成役，乞令金州住在上朝烟马分遣防御。抑小邦兵卒，弓箭甲牟，悉会见收，士多徒手裸身，深为未便。伏望，减庆尚道之官军二千，分全罗州以骑士数百，不止卫乎造舟之地，抑令防诸沿海之方。亟颁坚锐於我师，终许荡清於尔寇。又奏，有自济州出来者高允大等六人，年前九月初，到于追讨使金方庆戏

下，而欣笃官人累度传谕，令发遣屯所。然时方招谕济州人，而顺命出来者，辄见繫於军中，则彼人闻知，其谓如何？乞令禁约。

元宗13年8月丙戌，元朝派出侍卫亲军千户王岑与洪茶丘一起商量征讨耽罗的计划。此时洪茶丘向元帝上奏，金通精的亲属多在开城，让他们前去诱导。如果不听再行出发也不迟。世祖接纳了此意见，就开始了第二次的怀柔政策。

洪茶丘将金通精的侄子郎将金赞、李邵和敌将吴仁杰的亲属 吴桓、吴文、吴伯等五人派往济州岛劝降金通精。而金通精不但没有听劝，反而将来人都杀害了，只留下了金赞。

## 5. 高丽·蒙古联合军征讨三别抄

第二次的怀柔政策也以失败而告终，元宗13年12月乙未，元世祖决定征讨三别抄，下诏书命高丽元宗招募6千名士兵和3千名船夫。于是元宗将抄军别监(负责募兵)派遣到各道，命枢密院副使宋松礼和上将军徐裕检验军队，还让百官上交不等量的战马饲料。命水路监船使将各道的战舰集结到南海。元宗14年(1273年)2月丙申，元朝下诏书命忻都攻打耽罗。

同月癸卯，高丽元宗命中军行宫兵马元帅金方庆率800名铁骑与忻都一起出征。癸丑，任大将军金伯均为庆尚道水路防护使，任判合门市李信孙为忠清道防护使坚守沿岸。

元宗还向世祖请求平定三别抄以后不要让济州岛人出岛，让他们在岛上安居乐业。各道的战舰在前往集结地南海的途中接连发生事故。元宗14年3月己卯，西海道的20艘战船到伽倻召岛时遇到风浪沉没，在这场事故中南京(首尔)判官任恂、仁州(仁川)副使李爽、录事裴淑及蒿工、水手等115名溺死；庆尚道的27艘战船也沉没。

4月1日元帅金方庆向高丽王奏曰，忻都令曰，“征讨军粮，必使足支三月。如充此数，须以全罗州禄转补之。”王问计於宰枢，皆曰，“出都以来，诸道漕穀皆耗，仓库虚竭，经略司及诸般借亿，尚不能支。请以庆尚道庚午·辛未两年租税，输助军粮，全罗州壬申年禄转，悉令上纳。”

一切准备就序后，金方庆与忻都一起率全罗道的160艘战船和1万名水陆士兵征讨耽罗。《元史》世纪本纪里对当时征讨军的编制是这样记载的，屯田军、汉军、武

卫军各2千名加上6千名高丽军士共1万2千名。元宗14年2月高丽和蒙古军在潘南县集合完成了作战计划，同年4月9日开始渡海。对此《高丽史》金方庆传和《高丽史节要》里是这样记载的。

金方庆，与忻都等，以兵一万，战舰百六十艘，泊楸子岛，候风，至耽罗。中军，入自威德浦，贼兵岩石间，踊跃大呼以拒之，方庆，厉声叱咤，队正高世和，跃出，突入贼中，士卒，乘势争进，将军罗裕，将先锋继至，杀获甚众，左军战舰三十艘，自飞扬岛，直捣贼垒，贼，风靡，走入内城，官军，踰外城而入，火矢四发，烟焰涨天，贼众，大溃，金通精，率其徒七十余人，遁入山中，贼将李顺恭、曹时适等，肉袒以降，方庆，麾诸将，入内城，妇女号哭，方庆曰，歼厥巨魁，胁从罔治，汝勿惧，只斩金元允等六人，分外降者一千三百余人于诸船，其元住耽罗者，按堵如故。

平定三别抄后忻都将500名蒙古士兵驻扎在济州岛，金方庆命将军宋甫演和中郎将康社臣、尹衡率800名京军和200名外别抄退后镇守，然后回到罗州处决了逮捕的三别抄残党，其余的并未追究。然后大摆宴席犒劳将士，而且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军队。

然后派自己的儿子金绥、祇候金碱、别将俞甫前去报捷。6月1日派大将军金绥去元朝禀报平定三别抄之事。

另外6月甲申，被三别抄抓走的安南府使孔愉和洪州副使李行俭回来，闰6月丙辰，驻扎在耽罗的将军宋甫演禀报找到了敌人魁首金通精的尸体，而且将逮捕的敌将金革正、李奇等70名敌人押送到了洪茶丘处，洪茶丘将其全部处死。三别抄就此在历史上落下帷幕。

## 第六节 元朝管理耽罗

### 1. 耽罗国招讨司

元宗14年(1273年)4月高丽·蒙古联合军平定济州后济州岛并入了元朝的管辖之内。高丽的部分领土被元朝侵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高宗45年(1258年)赵晖、卓青等杀死东北面兵马司归降于蒙古，并将和州(永兴)以北之地献给蒙古，蒙古为了统管这地区在和州设置了双城总管府。元宗10年(1269年)西北面记官崔坦等叛乱将西京(平壤)在内的北界54城和慈悲岭以北北海道的6城献给了元朝，第二年世祖在西京设置了东宁府，将慈悲岭以北之地划入元朝的领土。

济州岛也在三别抄被平定后，元朝直接管理济州岛。元世祖深知在征服日本或者南宋中，济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元朝称济州岛为耽罗或者耽罗国。

元为了支配、管理耽罗，设置官府、驻扎军队。《新元史》地理志对官府的名称变迁是这样记载的，立耽罗国招讨司，其贡赋每岁进毛施布(苧布)百匹。后改为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二十一年又改为军民安抚司，三十一年还隶高丽国，大德四年复置耽罗总管府，五年改军民万户府。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济州岛官府的名称是以下列顺序改变的，① 耽罗国招讨司，② 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③ 军民安抚司，④ 归还高丽，⑤ 耽罗总官府，⑥ 军民万户府。可知，耽罗招讨司是平定三别抄后，元宗14年6月设置的，《元史》世祖本纪里载，此时诏以失里伯为耽罗国招讨使，尹邦宝副之。

所以《高丽史》元宗14年闰6月条载，元在耽罗设置达鲁花赤。这里“达鲁花赤”是“招讨司”的笔误。达鲁花赤是蒙古的官职，指镇守者、断事官、地方官府的长官。其职能有两种，一是亲自治理占领地区的百姓，二是干预高丽国政。

但是元的地方行政官府有路、府、州、司，而这些官府的首长一般由地方的知识分子担任，上面设有监督地方行政官府的监察官达鲁花赤，而这一职必须由蒙古人担任。监督官吏的监视制度是征服王朝-元朝的特点。虽说招讨司里设达鲁花赤、招讨使、经历各1人，但是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派有达鲁花赤。没有达鲁花赤的地区设招讨

使、副使、经历各1人，其中经历是土官职，是由熟悉该地区的居民担任。

而耽罗国派遣了招讨使和副使，并没有设置达鲁花赤，而且招讨使和副使是由蒙古人和汉人担任，选拔出熟悉地区情况的岛民作经历。

原本招讨司是讨伐叛军，安抚归顺者的官府，其长官招讨使原是武官。中国在唐朝时就有掌管讨伐之事的官府，此后宋、金、元、明时期虽有些许改变，但是此制度还是沿袭了下来。

特别是元朝时期的招讨司主要设在边境的要塞，在耽罗设置招讨司是在平定三别抄后，目的是为了笼络济州岛人。而且与战略要塞耽罗编入元朝的直接管辖地区，或者将耽罗作为征讨南宋、日本的基地，有着直接的关联。

## 2. 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

那么蒙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耽罗派达鲁花赤的呢？这与招讨司改编为达鲁花赤总管府(以下简称总管府)有关。《元史》世祖本纪至元12年(忠烈王1年, 1275年)6月条载，任逊摊为耽罗国达鲁花赤。可知招讨司改编为总管府最晚应该在忠烈王元年6月，从此元朝开始派遣达鲁花赤到耽罗。

从设立招讨司到改编为总管府，中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可以说设立招讨司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而且将军事性质的官府改编为行政性质的官府在名份上也更加合理。但军事上的意义并没有削弱，从官府名称就可知，这是综合性的官府，具有军政和民政的性质。

招讨使失里伯奉元世祖之命回国后任管军万户一职，率裴阳路的新军随丞相伯颜前去征讨南宋。此时是元世祖11年(1274年)9月，所以他离开耽罗应该是在11年9月以前。因此从失里伯离开到逊摊任达鲁花赤，中间有一段空白期，而这段历史并不明确。

元朝的地方行政单位中总管府是设置在“路”的官府。路是以10万户为界线，分上路和下路，但要塞地区即使不到10万户也为上路。所属官吏有达鲁花赤和总管各1人，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总管由当地人担任。其职务除管辖地区的行政外，主要的任务是劝农。

总管下设有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司吏、译吏、通事等官职。

耽罗处于要塞地区，所以元朝在耽罗设置总管府，并将耽罗化为特殊区域。《耽罗志》古迹条记载，忠烈王时，元塔罗赤载牛、马、驼、驴、羊来放于首山坪，马畜蕃息。是后，元设达鲁花赤府和总管府，以高仁朝为总官、高适总官副、文慎同知，总官塔儿、副判高贞干、知事金叔、提控进士郑琨·梁琪、知房进士夫贞才·高顺时·文节随·赵有贤·安庇为令史行署府事。

达鲁花赤府和总管府从记录上看似乎是两个官府，但实际上是一个官府。塔罗赤的“罗”是“刺”的笔误。而且似乎除了达鲁花赤是蒙古人，其余的官吏都是当地人。

忠烈王10年(1284年)总管府重新改为军民安抚司，元代的安抚司同招讨司一样主要设在边境。所属官吏有达鲁花赤、安抚使、同知、副使、佾事、京役、知事等，但这不是固定的，各地区有所不同。

据《耽罗志》古迹条载，军民安抚司在州城北海岸，塔罗赤为达鲁花赤，高仁朝安抚使，文昌佑副使，江总、都达为同知事，蔡有仁为佾事，行署府事。

那么总管府为什么改编为安抚司呢？可能是因为元朝征讨两次日本都未能成功，怕敌人报复，将行政性质的官府又重新改变为军事性质的官府。

### 3. 军民万户府

念念不忘征服日本的元世祖死后，成宗继位，忠烈王马上与元朝交涉有关收复耽罗之事。耽罗自古以来就属于高丽，但平定三别抄后隶属于元朝，因此要求归还。

元朝丞相完泽将此事禀报于成宗，并得到了许可。但是元朝仍然要求高丽进贡马匹。

忠烈王20年(1294)5月高丽收复了耽罗，因为星主、王子在这一事上有功，所以11月高丽王赏赐给星主高仁旦和王子文昌裕红鞞、牙笏、帽盖、靴各一件。

第二年高丽将耽罗重新改为济州，任命判秘书省崔瑞为牧使。后来元朝为了管理牧场派遣断事官，到忠烈王26年6月又重新设立了耽罗总管府，第二年按高丽的要求又将总管府改为军民万户府。

《高丽史》忠烈王27年5月条载，又请罢耽罗总管，隶本国，置万户府，表曰，“地如邻敌，为备要详，天必听卑，所须当闻。庶仗早图之力，欲消后悔之萌，伏念，蕞尔耽罗，接于倭国，恐奸人倏来忽往，或漏事怀，令戍卒严警肃装，不容窥

觐。於是，謂在軍官而作帥，宜加宜令以播威。頃者，臣之所以擬議，設立軍民都指揮使司者，不知上國會有是命，徒以本國舊例，凡大官出鎮邊境者，令帶指揮使之名，故欲於是名，加受宣命虎符，如合浦鎮邊事耳，今承中書省咨，奏准設立耽羅軍民總管府，勢有大乖，事非本望，倘許從便而毋固，第期無失於所施，令罷耽羅總管府，依舊隸屬本國，開置萬戶府，如合浦鎮邊事。但於頭目人員，頒降宣命虎符，使得增威鎮壓，則譬若毛之有皮，得其所附，亦如臂之使指，動罔不宜。”

元朝中書省的回復道，征東省欲依慶尚、全羅道鎮邊萬戶府例，於耽羅，設立萬戶府事，奉聖旨，可依所請者。兩個月後設立了耽羅軍民萬戶府。

將總管府改為萬戶府的理由是，元朝的萬戶府是鎮守機要，元朝認為鎮守機要萬戶府比行政機要總管府更加有利於防預日本的報復性入侵。元世祖時期，討伐日本失敗後，曾經增加了耽羅鎮守軍，在合浦等地還設置鎮邊萬戶府。

萬戶府的所屬官吏有高麗的萬戶、副萬戶等軍官和軍士，元朝給最高長官頒發宣命和虎符。耽羅軍民萬戶府原本由元朝直接管轄，從此隸屬於征東行省管轄。當時的征東行省不是高麗政府機要，只是由高麗王擔任長官而已。

#### 4. 達魯花赤的職責

達魯花赤(Darughachi)是從蒙古帝國到元朝時期的行政、軍事上的重要官職。“Darughachi”為蒙古語，是鎮壓的意思，加上名詞詞尾“gha”和指“人”的“chi”，是指“從事鎮壓的人”。所以一般被翻譯為鎮守者、斷事者、地方官府的長官。

成吉思汗剛設立的達魯花赤，剛開始是作為帶有官印的軍隊司令官掌握佔領地區的政權，後來在除了中書省(行政)、樞密院(軍事)、御事台(監察)的所有的官府都設立達魯花赤，作為各官府內的最高長官擁有着管轄區域內的最高決定權。因此原則上由蒙古人擔任此職。

《元朝秘史》記載，高宗18年(元太宗3年，1231年)元朝第一次在高麗設置達魯花赤，即此時侵入高麗的撒禮塔在西京(平壤)在內的西北面14處要塞設置了72名達魯花赤。但是從當時蒙古軍佔領的地區面積來看，對能否設置这么多達魯花赤存有疑問。

高麗歸降元朝後，元宗11年(1270年)元朝重新在高麗設置達魯花赤，還增加了副達魯花赤一職。他們無權干涉高麗內政，只能對王的錯誤給予忠告，解決住在高麗的

元朝官员与高丽人之间的纷争，处置做出对元朝不利行为的高丽人等。他们是按元朝廷的命令行动，没有独立的决定权。

《元史》世祖至元12年(忠烈王 1年, 1275年)6月戊辰条里记载, 迺摊为耽罗国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被派遣到济州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么都有谁被任命为耽罗达鲁花赤呢? 又留下了什么行迹呢? 据《元史》、《高丽史》的记载, 内容如下。

○ 忠烈王元年8月丁未, 济州达鲁花赤遣使, 来督戍卒, 王令金光远等, 调四领兵, 虽兼近侍, 悉皆金发, 使将军梁公绩等, 领行。(《高丽史》)

○ 2年8月丁亥, 元遣塔刺赤, 为耽罗达鲁花赤, 以马百六十匹来牧。(《高丽史》)

○ 3年10月甲戌, 耽罗达鲁花赤塔刺赤如元。(《高丽史》)

○ 4年2月庚午, 耽罗达鲁花赤塔刺赤还自元, 帝赐王海东青(鹰的一种)。(《高丽史》)

○ 4年7月壬辰, 王上书表, “又有耽罗达鲁花赤, 於罗州·海南地面, 擅置驿站, 是何体例, 伏望善奏明降。”(《高丽史》)

○ 4年9月辛丑, 将军朴义还自元, 中书省牒曰, “耽罗达鲁花赤塔刺赤奏, 留滞耽罗罪囚於高丽险恶岛子里都入去, 怎生圣旨, 那般者道来, 两火儿逃走, 一拏住, 一拏不首, 依在先体例, 教耽罗里入去, 怎生奏呵, 奉圣旨, 别介险恶岛子, 方便教存住的, 他每识者。”(《高丽史》)

○ 4年11月戊子, 济州达鲁花赤享王。(《高丽史》)

○ 6年8月癸酉, 元卿自元, 赉省旨来, 令耽罗达鲁花赤, 自以其铁匠, 修战舰。(《高丽史》)

○ 世祖至元18年(忠烈王 7年)5月壬戌, 敕耽罗国达鲁花赤塔兒赤(与塔刺赤同一人), 禁高丽全罗等处田猎扰民者。(《元史》)

○ 忠烈王9年9月乙丑, 耽罗达鲁花赤塔刺赤还自元。塔刺赤享王, 献二马, 求婚, 以内侍 郑孚女, 妻之。(《高丽史》)

○ 10年2月己亥, 元遣济州达鲁花赤来。(《高丽史》)

○ 11年2月戊辰, 宴济州达鲁花赤于正殿。(《高丽史》)

○ 13年11月癸巳, 元遣塔刺儿来, 为耽罗达鲁花赤。(《高丽史》)

○ 18年3月壬戌, 右丞阿撒来, 按耽罗达鲁花赤罪。(《高丽史》)

○ 19年9月乙丑，元流耽罗达鲁花赤於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内的旧称)，以右丞阿撒代之。(《高丽史》)

○ 20年11月己卯，赐耽罗达鲁花赤，织金衣二袭。(《高丽史》)

○ 34年3月壬戌，元遣济州达鲁花赤。(《高丽史》)

○ 顺帝元通元年(忠肃王 后二年，1333年)12月壬辰，以奴列你他代其父塔刺赤为耽罗国军民安抚使司达鲁花赤。(《元史》)

综上所述，被派往耽罗的达鲁花赤有逊摊、塔刺赤(塔儿赤)、塔刺儿、阿撒、奴列你他等人，其职责大致是管理戍卒、设立牧场、设置并运营站赤、管理流配到济州的罪犯、禁止并监督田猎扰民者、修理战舰等。因职责所在频繁来往于耽罗与元朝之间，也有因在任期间的不法行为而被流配的达鲁花赤。

## 5. 耽罗镇守军

元朝以镇守耽罗的名义驻扎军队是在平定三别抄后。《元高丽纪事》耽罗条载，攻破耽罗，贼党悉平后，元於其地，立耽罗招讨司，屯镇边军一千七百人。《高丽史》金方庆传记载，忻都留蒙军五百，方庆亦使将军宋甫演，中郎将康社臣·尹衡，领京军八百·外别抄二百留镇，班师至罗州。可知对于驻扎的军队数量记载有所出入。

即《高丽史》记载驻扎的军队是1500名，是500名蒙古军和1000名高丽军。他们都是参与平定三别抄的军队。因此那其余200名应该是失里伯赴任招讨使时带来的军队。

所以驻扎在耽罗的1700名兵士，并不是重新从蒙古派来的，其中也有高丽军。那是因为元朝虽然将耽罗编入他们的直辖区，但却尽可能以高丽军作耽罗镇守军。

高丽忠烈王元年3月，为确保耽罗戍卒的数量，还采取过“募人授爵”的办法。“募人授爵”是指招募交纳对国家财政有利的钱财之人，接受钱财后授予其官职。8月达鲁花赤派人督促戍卒，金光远等选出了4领兵士送到了耽罗。同王3年3月高丽王命亲从将军金子廷将防守军送到耽罗。

当时耽罗已经成为倭国的海上通路，所以元朝像在人浦(麻山)一样，加强耽罗的戒备(《东史纲目》忠烈王2年8月条)。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理由是元朝第一次征讨日本失

败后，防范日本的报复性入侵。

当时耽罗镇守军的军粮是由高丽负责。《高丽史》元宗15年(1274年)2月甲子记载，高丽上表于元中书省云，“济州留守官军，并小邦卒一千四百人，七个月粮料已支讫，计二千九百石。而且至元十年(元宗14年，1273年)十二月奉省旨，济州百姓一万二百二十三人，悉行供给”据此可知，平定三别抄后，高丽负责提供济州镇守军的屯驻费和济州岛无业民的粮食，且数目庞大。

此外，据《高丽史》载，忠烈王3年2月丁卯，见在合浦镇边军，耽罗防护军，盐·白州归附军，并阔端赤，一年都支入粮一万八千六百二九石二斗。同年7月丁未，又请以马郎中兵粮，给耽罗·合浦屯守军。8年正月乙亥，元遣阁刺鯨·蒙古不花，问耽罗防守军粮·草粮岁支之数。

《元史》世祖至元18年(忠烈王7年)6月壬午条记载，命耽罗戍力田以自给。《高丽史》忠烈王7年7月癸卯条里记载，帝许耽罗镇戍军五十名，出陆耕种。

元朝第二次征讨日本失败后，命高丽增加耽罗镇守军，还令高丽供应军队所需的战具(《元史》世祖至元18年<忠烈王7年>9月癸酉条)。这是元为了预防日本的报复性入侵，而且还加强了沿岸要塞和耽罗的防备。即《东史纲目》忠烈王7年10月条里记载，加强南海岸狭窄的海口和耽罗等地的警戒，并设置烽火台，暗藏船只和武器，日夜巡视。

忠烈王8年2月癸巳，元朝派遣1400名蒙汉军镇守耽罗，同年12月乙巳，命高丽派官员管理耽罗镇守军。然而高丽已在同年9月任命将军洪子翰为耽罗防护副使，一年后的9月庚申，派护军朴秀和崔元老去镇守耽罗。元朝在忠烈王10年6月庚午，命阁梨帖木儿率军队驻扎于济州。

镇守耽罗的蒙古军以高丽军前来代替，让替下来的蒙古军回国，《元史》世祖至元21年(忠烈王10年)7月丁亥条记载，塔刺赤言，“头鞬哥国王(沈阳行省丞相)出戍高丽，调旺速等所部军四百以往，今头鞬哥已回，留军耽罗，去其妻子已久，宜令他军(高丽军)更戍。”伯颜等议，以高丽军千人屯耽罗，其留戍四百人纵之还家，帝从之。《元史》至元23年5月己酉条里记载了被换下来的蒙古军回国的内容。

耽罗的镇守军不只镇守耽罗，还参加了征讨日本(第二次)或者征讨哈丹(元太祖的弟弟合赤温的孙子)的战争。《高丽史节要》忠烈王6年11月条载，按忠烈王的要请二次征讨时动员镇守耽罗的1000名高丽军以补充东征军。《元史》世祖至元27年(忠烈

王 16年)正月丙寅条载, 合丹余寇未平, 命高丽国发耽罗戍兵千人讨之。

## 第七节 元代的济州岛牧场

### 1. 设置牧场

元朝在济州岛第一次设置牧场是在忠烈王2年(1276年)8月。据《高丽史》世家记载，元遣塔刺赤，为耽罗达鲁花赤，以马百六十匹来牧。《高丽史》地理志耽罗县条里记载，忠烈王三年，元为牧马场。这里记载的“3年”是误载。

济州岛什么时候开始饲养马匹，无法确定。开辟神话 - 三姓神话里有关于马、牛的内容，据此可以推测济州岛从史前时代就开始饲养马。例如《高丽史》高宗45年(1258年)5月壬戌条载，济州的贡马和崔谊饲养的胡马分给了四品以上的文武官。

贡马和胡马是什么种类呢？高丽将马分为两种，乡马、胡马。即，《高丽史》禘王5年(1379年)10月条载，马有两种，曰胡马者，从北方来者也，曰乡马者，国中之所出也。国马如驴，无从而得良焉，胡马居百之一二，亦中国之所知也。近因倭寇，损伤殆尽。

贡马是指传统的乡马，被称为果下马、三尺马、土马。高原型鞑靼马应该是乡马的祖先，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与影响半岛北方的Scythai(斯基泰)文化一起进入高丽。胡马又称狄马，是比乡马大的中形马，是通过与契丹、女真、蒙古的交易进入高丽的北方马的名称。

济州岛的短腿马是现存的高丽传统马的代表。人们推测此品种是祖先为鞑靼马的乡马在长时间里受到各种血统，特别是蒙古马或者阿拉伯系的大宛马的影响形成的品种。

忠烈王2年元朝在济州岛开设了蒙古式牧场，从元带来大宛马、鞑靼马等马匹，与济州岛的传统马一起放养。济州岛牧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元朝的14个牧场之一。

元在济州岛的牧场里放养的不只是马，还有驼、牛、羊、驴，称为五畜，元朝的所有牧场都饲养这五畜。这五畜的排列顺序必须是马、骆驼、牛、羊、驴，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家畜具有的阶级观念。据《朝鲜王朝实录》世宗13年(1431年)6月甲午条

记载，元还将獐子带到济州岛进行繁殖。

这些家畜由元朝的官府太仆寺掌管，太仆寺是负责马匹的官府。此外还饲养宣徽院、中政院、资政院的家畜。

元朝在济州岛开设的第一个牧场在水山坪，即现在的城山邑水山里一带。李元镇的《耽罗志》建置沿革条记载，*忠烈王3年(2年的笔误)元立东西阿幕，遣达鲁花赤监之。这里的“阿幕”是什么呢？*

## 2. 东西阿幕的设置

阿幕是蒙古语“Aimag”，指部队、组合、团体、州郡，也称“爱马”。“阿幕”和“爱马”的音相通，是蒙古语“Aimag”的同音异字。“阿幕”是高丽末期受蒙古的影响产生的官职名称。金正浩的《大东地志》济州邑牧场条记载，*本元时东西哈赤，后为东西阿幕。忠烈王3年(2年的笔误)元设牧场，或遣断事官、或置万户，以主畜牧。据此可知，“阿幕”原是元的“哈赤”。*

*《元史》兵志马政条记载，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元史》土土哈传记载，钦察国王班都察举族迎降，尝侍左右。掌尚方马畜，岁时掬马乳以进，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刺赤。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后请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内，终为军名。*

据上所述，“哈刺赤”是黑马乳的翻译词，是掌管宫廷的牝马、挤马奶的牧人的职称(一种军职)，而且也是部落的名称，此部落由多个帐幕形成一团体，集体游牧生活。

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蒙古人就喝马奶，这是贵族的特权，现在蒙古人也喝叫作“Kumis”的马乳酒。此马乳酒是去除马奶上的油后，将它发酵后的饮料，带有酸味。马乳酒是乳酸饮料的起源。

设在济州岛的阿幕主要是管理和监督牧场的牧舍，主要由爱马、孳长官、提领等职称的哈赤管理。《朝鲜王朝实录》太宗8年(1408年)正月壬子条记载，*置济州监牧官，东西道各设监牧官二，镇抚四，考察放牧马匹。以革前朝爱马、孳长官、提领之号，从本州都察抚之也。*

《耽罗志》里忠烈王3年设阿幕之说似乎太早了些。如果像《大东地志》所载，东西哈赤后来改为东西阿幕，那应该是从牧场扩大到济州全区时开始的。所以可以推

测阿幕的设置时间应该是在忠烈王26年(1300年)左右。

因为据《高丽史》地理志耽罗县条记载，这一年元朝的皇太后放养厩马。《耽罗纪年》里记载，这一年设牧子，满山遍野都是放养的马匹。但是一些史册里将《高丽史》的皇太后记载为奇皇后，应该是误载。因为虽然奇皇后的出生年份不明，但是她进入元朝成为顺帝的宫女是忠肃王复位2年(1333年)6月，成为第二皇后是在忠惠王复位元年(1340年)2月，而且她成为正皇后是在恭愍王14年(1365年)12月。因此高丽末期奇皇后在济州岛放马一说，虽有可能，但《高丽史》里记载的皇太后是元成宗的母亲裕圣皇后。

牧子是指元朝派到济州牧场从事牧马工作的蒙古人，也叫牧胡。当时设置阿幕的位置并不清楚，但有人认为东阿幕在现在的城山邑水山里一带，西阿幕在现在的翰京面高山里一带。阿幕设在东西两地，这说明牧场扩大到整个济州岛。

牧场开始是由达鲁花赤管理、监督，后来派来了断事官或者万户。据《高丽史》忠烈王22年(1296年)2月乙丑条记载，元以耽罗牧畜事，遣断事官木兀赤来。这是“断事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史册里，《高丽史》忠烈王27年以前的记载里没有关于万户的记载，因此在耽罗设置军民万户府应该是在忠烈王27年以后。

### 3. 进贡马匹

忠烈王14年高丽为了监督高丽牧场、征调马匹，在济州设置了马畜孳长别监。而马畜孳长别监做为高丽的官府，受到了元朝干预，一直存在到高丽末期。从下列记载可确认这一事实。

《高丽史》禡王12年(1296年)12月癸未条记载，畜马别监边伐介至济州，多受人马，又夺人藏获，盗用尚乘田租，宪府劾，流远方。

不清楚济州岛放养了多少马匹。据恭愍王23年(1374年)明朝的圣旨里写道，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留在耽罗牧养，孳生尽多。据此可以推算大致的数量。

济州向元朝进贡了多少家畜呢？《高丽史》里记载，耽罗人曲怯太、蒙古大、塔思拔都等如元，献马四百匹。这是有关于进贡马匹到元朝的最初记载。同王21年3月，元遣伯帖木儿来，取马于耽罗。忠穆王3年8月，元太仆寺遣李家奴帖木儿、安伯

颜不花来，取耽罗马。忠烈王22年5月，遣大将军南挺如元，献耽罗马。而这些记载里都没有提及数量。

《高丽史》等史书里没有记载进贡马匹的数量，不知是不是因为高丽定期定量地向元朝献马，所以没有提及数量呢？而且史书上也找不到进贡大量马匹的记载。《高丽史》兵志马政条记载，忠烈王14年2月十四年二月置马畜孳长别监。先是，放马於诸岛，使之蕃息，简出壮者，以充尚乘，其余，班赐诸王宰辅文武臣僚，而耽罗之出居多。自逆贼之乱，元令岛民陆居，而耽罗别属於元，马畜不繁，岁贡甚少，国有亲朝助征之事，令外官(地方官)献马，又品斂百官，而至夺外郡良马，内外苦之。《新元史》兵志马政条记载，泰定元年(1324年)太仆卿浑丹等奏，“自耽罗选牛八十二头至此，不习水土，乞付哈赤换作三岁乳牛，印烙入官。”据此可知进贡到元朝的耽罗家畜，不适应当地的气候、风土。泰定元年相当于高丽忠肃王11年。

济州岛放养的马匹有时还进献给高丽。

#### 4. 民乱再度发生

平定三别抄后，元朝直接管辖济州岛。《高丽史》元宗15年(1274年)2月甲子条记载，元命高丽支粮于济州留守官军、小邦卒一千四百人，济州百姓一万二百二十三人。据此可以推测当时济州岛的人口数量。

综上所述，济州留守军数量为1400人；而《元高丽纪事》等中国的文献里记载，平定三别抄后济州留守军数量为1700人；《高丽史》金方庆传里记载，济州留守军数量为1500人。前面已经说过相差的200人是失里伯赴任时带来的军队。所以1400名应该是驻扎在济州岛内的军队削减后的数量。

《高丽史》忠烈王3年(1277年)3月乙卯条记载，耽罗大饥，民有阖户而死者，遣崔硕巡视。可以看出当时岛民的生活状态。

《高丽史》记载，忠烈王元年4月壬子，元将100多名盗贼流配到耽罗；同王3年5月戊戌和8月庚辰，各将33名罪犯和40名罪犯流配到耽罗。这些盗贼、罪犯(共170多名)流配到济州岛，必定给岛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耽罗、珍岛攻破后，官军使役平民，妄称虏获。(《东史纲目》忠烈王4年7月条)。元朝准备征讨日本，在济州岛征调劳役也必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痛苦。例如，砍伐和

运输造船的木材、建造和修理船舶等。

即使如此，官吏的搜刮也未停止，镇守军官也渔猎百姓。例如《高丽史节要》忠宣王3年(1311年)7月条记载，王传旨曰，济州之民，理宜优恤，其牧官军，恣行侵夺，民有堪苦，宜遣式目录事一人禁之。

忠肃王时期，济州岛在元的支配下。此时，使用、金成(有土用、严卜一说)挑起叛乱，驱逐了星主、王子。据《高丽史》忠肃王5年(1318年)2月戊辰条记载，济州民使用·金成，啸聚凶徒以叛，逐星主·王子，星主·王子奔告。戊午遣检校评理宋英安抚，未至，贼党自斩渠魁二人来降，乃以英为牧使。对于此乱的原因同年4月戊辰条里是这样记载的，王以上王钧旨，囚大护军张公允，济州副使张允和于巡军，寻流公允于紫燕岛，允和于灵与岛。盖耽罗贼起，由二人贪暴也。

当时乱民们说，如果李伯谦或者宋英前来镇压安抚，他们就不敢叛乱。据此可知，官吏和土豪的双重暴敛是叛乱的主要原因。同年5月辛酉朝廷任命上护军裴廷芝为耽罗存抚使，叛乱到6月才被镇压。

即，朝廷按乱民的要求派宋英和李伯谦前去镇压，而在他们到达之前乱民们就已经自行解散。乱民之所以要求派遣这二人，因为此二人任济州牧使期间廉洁奉公。宋英是忠宣王2年(1310年)任济州牧使的，李伯谦也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任济州牧使，因此此次民乱宋英再次任济州牧使。平乱一个月后，元派吏部尚书卜颜、必阁赤(书记)、买驴前来责问耽罗的叛乱一事。

贪官污吏的搜刮在元的支配下也依然未止，再加上高丽、蒙古的双重贡赋和征讨军的募兵，这些都成为了叛乱的原因。当时每次发生叛乱，朝廷都派使臣前去安抚，或者流配贪婪暴虐的守令。在统治力量虚弱的朝廷下，官吏们毫无忌惮地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渔猎百姓。朝廷的无能、官吏的横行、朝纲的紊乱，使得老百姓不得不反。

忠肃王10年正月甲辰朝廷发现济州万户林淑擅自离开任职之地，便将它收押在行省内，后来不但没有治罪，还让他官复原职。此时有个济州人将匿名榜文贴在了街头，内容是，“林淑非常贪婪，用各种办法搜刮百姓，百姓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如今又派他来，老百姓何罪之有。”在行省门前也贴榜说道：“左右司朗中乌赤收了林淑的贿赂，竟然不顾王法赦免了林淑。如果省府不追究此事，我们一千多人将上告到上省(元的中书省)。”于是朝廷罢免了林淑，命朴纯仁替任万户一职。

## 5. 向元进贡的实态

元从济州岛索取、征收了各种财物，这些情况从高丽元宗末期开始出现，摘取各种史书上的记载，内容如下。

- 元宗14年6月，攻破耽罗，贼党悉平。元於其地，立耽罗招讨司，屯镇边军一千七百人。其贡赋，每岁毛施布(苧布)百匹。(《元高丽纪事》)
- 忠烈王2年润3月丁酉，元遣林惟干及回回人阿室迷里，来采珠于耽罗。同年6月壬申，林惟干采珠耽罗，不得，乃取民所藏百余枚，還元。(《高丽史》)
- 同王6年5月甲寅，造船三千艘，敕耽罗发材木给之。(《元史》)
- 同王7年5月壬子，免耽罗国今岁入贡白苧。(《元史》)
- 同王9年正月癸亥，元遣伯刺介来，求耽罗香樟木。(《高丽史》)
- 同王17年11月丁未，耽罗遣使贡东纆百匹。(《元史》)
- 同王20年5月甲壬，耽罗人曲迭大、蒙古大、塔思拔都等如元，献马四百匹。(《高丽史》)
- 同王21年3月庚午，元遣伯帖木儿来，取马于耽罗。(《高丽史》)
- 同王21年润4月庚午，遣中郎将赵琛如元进济州方物，苧布一百匹、木衣四十叶、脯六笼、獾皮七十六领、野猫皮八十三领、黄猫皮二百领、麂皮四百领、鞍桥五副。(《高丽史》)
- 同王22年5月己卯，遣将军李连松如元，进耽罗皮货，甲午，遣大将军南挺如元，献耽罗马。(《高丽史》)
- 同王23年正月壬午，遣郎将黄瑞如元，献耽罗牛肉。(《高丽史》)
- 同王24年5月己酉，耽罗国以方物来贡。(《元史》)
- 同王24年11月甲申，遣将军李白超、上将军金延寿如元，献耽罗牛肉、酥油(用牛、羊奶熬制的油)。(《高丽史》，《高丽史节要》)
- 忠烈王二十九年冬，元免贡，非土产物。(《耽罗纪年》)
- 忠宣王元年7月己酉，元遣宦者李三真来，罢献耽罗牛肉。(《高丽史》)
- 忠肃王11年，耽罗进献牛八十三头。(《新元史》)
- 忠惠王2年8月辛卯，元遣使，求酥油于耽罗。(《高丽史》)
- 忠穆王3年8月戊壬，元太卜寺遣李家奴帖木儿、安伯颜不花来，取耽罗马。

(《高丽史》)

○ 忠定王元年8月癸卯，元遣使，求酥油于济州。(《高丽史》)

从上可知，从元宗到忠定王耽罗一直向元朝贡。恭愍王时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许是因为当时元朝内部经常出现内乱，恭愍王乘机实行排元政策。当然以后也出现过耽罗归属问题或者马匹进献问题。

当然以上的记录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对元朝的贡赋加上对高丽的进贡，使济州岛民的生活更加窘困，所以叛乱应该是济州岛人为了生存而采取的自救之策。

## 第八节 元·明交替期的耽罗

### 1. 牧胡叛乱的背景

恭愍王时期，星主、王子和岛民也加入牧胡的叛乱。牧胡是元朝派到济州来从事放养马匹工作的蒙古人，牧胡派到济州岛的时间与人数无详细记载。进入恭愍王时期他们的势力强大起来，经常起乱杀害朝廷派来的牧使和万户等官吏。

平定三别抄后，元朝就已经为了直接管辖济州岛，为了征讨日本，将高丽军队和蒙古军队驻扎在济州，而且还多次将罪犯和盗贼流配到济州。

后来，蒙古军中有一部分人被高丽人接替，替下来的蒙古士兵回国。留下的大部分士兵、流配到济州的盗贼最终加入到牧胡的势力中。忠惠王时期开始出没于济州岛周围的倭寇也有可能与牧胡勾结。由下列记载中可以推测这一事实。

恭愍王15年10月，王命全罗道巡回使金庚募兵，得百艘，讨济州，败绩。恭愍王向元辩解道，金庚实非讨济州，因捕倭，追至州境，牧胡妄生疑惑，遂与相战。恭愍王21年9月明太祖的亲谕(关于讨伐牧胡之事)里写道，若耽罗牧子，与倭贼相合一处，剿捕较难。

可见牧胡的势力逐渐增强，牧胡凭借强大的势经常起乱。乱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元·明交替时期恭愍王实行的排元政策和收复被元强占的高丽领土政策(如：东宁府、双城总管府、耽罗)，济州岛的归属问题，进贡马匹问题等。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朝廷为安抚济州岛派遣的官吏，大部分贫婪暴虐、欺凌百姓，所以牧胡煽动老百姓一起叛乱。

### 2. 牧胡叛乱的发生

牧胡第一次起乱是在恭愍王5年(元 顺帝至正 16年，1356年)10月。《高丽史》载，济州加乙赤(哈赤:牧子)、忽古托等叛，杀都巡回使尹时遇、牧使张天年、判官李阳吉。

对于叛乱的背景，《高丽史》记载，奇氏兄弟，谋乱伏诛，薛连耽罗达达牧子忽忽达思，差人究问，宰相尹时遇等，尽为所杀。

随着高丽和明朝关系的稳定，恭愍王19年7月，高丽王将三司使姜师赞派往明朝，稟报时下面临的问题，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就是济州问题。也就是说，恭愍王5年5月亲元派奇辙一党被诛杀后，同年6月高丽派尹时遇责问与奇辙叛乱有关的牧胡，所以牧胡才起乱。

然而这是恭愍王收复在铁岭以北的双城总管府的借口，奇辙等人与耽罗牧胡相勾结只是一个无根据的借口。因此将尹时遇作为都巡回使派到济州是为了收复在元朝势力下的耽罗，直接管理耽罗。

这与先前将印塘、柳仁雨等派到东北面和西北面是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将尹时遇作为都巡回使，将印塘、柳仁雨作为兵马使而已，两者都怀有想要驱逐元朝势力的企图。

即恭愍王处决了奇辙等党羽后，废除了征东行省理问所，同时将评里印塘任命为西北兵马使，密职副使柳仁雨任命为东北面兵马使，让他们进攻并收复鸭绿江西边的8站双城(永兴)等地。鸭绿江西边的8站是高丽通往辽阳的交通要塞，双城是什么呢？高宗45年赵晖、卓青等人投降元朝时，将和州(永兴)以北的地献给了元朝，元朝为了管理此地在和州设置双城总管府，管理现在的咸镜南道一带。

平定三别抄后，元朝在耽罗先后设置了招讨司、耽罗总管府、军民安抚司等官府来管理耽罗，到忠烈王20年归还给高丽。但是元朝还是继续命耽罗向他们贡马，同王26年元朝又重新设置了耽罗总管府。然后按照高丽的建议将其改为军民万户府，由高丽派遣官吏进行管理，但要受到征东行省的管辖。当时征东行省的最高首长是高丽王，而此机关却不属于高丽朝廷。

所以恭愍王为了恢复独立，不但在形式上打破了以往对元朝的关系，而且还停止使用元朝的年号，恢复了文宗时期的官吏、官名等制度。

听到消息后元朝囚押了高丽的使臣，宣称将派80万大军征讨高丽，还派使者斥责、高丽侵略边疆的行为，用各种办法威胁高丽。对此恭愍王向元朝解释道，杀死奇辙等人是因为他们图谋不轨，边疆骚乱其实不是本意，以此来安抚元朝。一方面派使臣到杨广道和全罗道，找出济州人、禾尺、才人补充西北面的镇守军，以防备元朝的入侵。

高丽对元朝这种双重态度，使正处于内乱的元朝也毫无办法。同年10月元朝派遣使者到高丽宣读了元顺帝的诏书，内容是元朝宽恕高丽的过失，这说明元朝默认了高丽收复的领土。所以可以说忽古托是为了反对恭愍王的排元政策和收复领土而起来叛乱的。

加乙赤、忽古托等起乱六个月后，即恭愍王6年2月济州岛派人到高丽朝廷进献方物，表示投降之意，叛乱就此结束。同年7年济州星主进献马匹，恭愍王赏赐盖、红鞵、30石大米以作为回报。考虑到这是在平乱后，所以可以说这是高丽安抚耽罗的一种怀柔政策。同年9月命济州牧使林熙戴兼任安抚使职。

### 3. 耽罗的归属问题

恭愍王11年(元顺帝至正 22年, 1362年)8月牧胡肖古秃不花、石迭里必思等人勾结星主高福寿乘机起乱。前一年红巾贼渡过鸭绿江入侵，高丽受到严重打击，开京险些沦陷。

起乱的肖古秃不花、石迭里必思等人要求将济州岛纳入元朝管辖内(济州岛在忠烈王31年又归还于高丽)。可以看出，当时的高丽对原本诸多问题的济州牧胡施加压力。

元朝的奇皇后在奇氏一族被杀后，一直在寻找报复恭愍王的机会。在元朝的高丽人崔濡知道此事后，与逗留于元朝首都的高丽人不逞辈一起挑唆奇皇后，试图废除恭愍王，立德兴君塔思帖木儿(忠宣王的第3子)为王。

此时元朝派遣副枢文阿但不花为耽罗万户，贱隶金长老(高丽的前侍中尹桓的家奴)一起赴任，他们杀害了前耽罗万户朴道孙。金长老原是奇辙的同党。

同年12年高丽任命成俊德为济州牧使，还将密直副使柳芳桂任命为文阿但不花的接伴使前去慰藉，是因为文阿但不花赴任时没经过朝鲜半岛，而是通过海路直接进入济州。

因此事件，济州岛最终隶属于元朝，恭愍王的讨伐牧胡政策也最终失败。第二年6月赴任耽罗万户的文阿但不花派自己的弟弟文仁富到开京进献了羊和马，这可能是对恭愍王派遣接伴使的答谢，也可能是为了讨恭愍王的欢心。

后来恭愍王利用元朝势力逐渐减弱的机会，动员军士讨伐济州岛的牧胡。恭愍王15年10月全罗道都巡问使金庾率军队与100艘兵船讨伐济州牧胡，以失败而告终。借

此机会牧胡们向元朝要求在济州设置万户府。同王16年3月，恭愍王通过外交上的努力终于从元朝的手里收复了济州岛。《高丽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恭愍王16年12月癸亥，元使高大悲来自济州，帝赐王彩帛、锦绢五百五十四，宰枢亦在差。时帝欲避乱济州，仍输御府金帛，乃诏以济州，复属高丽。时牧胡，数杀国家所遣牧使、万户以叛，及金庾之讨，牧胡诉于元，请置万户府。王奏，“金庾实非讨济州，因捕倭，追至州境，牧胡妄生疑惑，遂与相战。请令本国，自遣牧使、万户择牧胡所养马以献，如故事。”帝从之。

据此，元朝的使臣高大悲与恭愍王11年文阿但不花来济州时一样，均是利用海路而来。此时元朝已将济州归还于高丽。对于元朝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而且从元朝当时的国力来看，为了维持与高丽的友好关系牺牲济州岛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所以元朝时而直接管理济州，时而又将济州归还给高丽。济州岛的归属问题从平定三别抄后隶属元朝开始，以后的100年间一直反复不定。

把金庾讨伐牧胡一事说成是为了讨伐倭寇进入济州，可以看出，当时牧胡与倭寇相互勾结的可能很大。元朝将济州岛归还给高丽，让高丽派遣官吏前去管理，但是仍然命耽罗进贡马匹，忠烈王20年收回耽罗时也是如此。据此可知，元朝在济州设置牧场的意义之重要。

#### 4. 派遣安抚使

恭愍王16年4月，高丽派典校令林朴去济州传达王的命令并安抚军民、处置事宜。《高丽史》中是这样记载的。

朴至州谓其万户曰，“达达牧子喜反侧，君宜尽心抚绥，勿令生事。”

又谓星主、王子曰，“君辈乃神人之从，入新罗为星主，入本朝为王子。服事历代，历代之待君辈亦甚厚，君辈宜各一心服事，勿与牧子扇变。”于是，星主、王子及军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抚者率皆贪暴，恣其侵渔，民甚苦之，牧胡因诱以数叛。朴行至罗州，取水盛瓮而归，虽茶汤不入口，民大悦相谓曰，“圣人来也。王官皆如林宣抚，我辈何至叛乎？”然州人或者讥其载水者。

综上所述，当时济州岛的土豪势力也参与牧胡的叛乱，再加上官吏的不法行为，忍无可忍的百姓只能参与牧胡叛乱，所以牧胡叛乱在其后仍有发生。恭愍王18年未对

叛乱做详细记载，但《高丽史》地理志耽罗县条中可以发现牧子、哈赤等嚣张跋扈杀害官吏的记录。同年9月叛乱者投降，任命朴允清为济州牧使。

元朝末期，元朝与济州的关系中令人关注的是，当时元朝顺帝想将济州岛作为最后的避难所，就派御衣酒使高大悲将建造避难宫殿时所需的御府金帛运到济州。

再此之前元朝派帖木儿卜花、李至刚到济州物色建造避难宫殿的地方。他们在恭愍王14年(元顺帝 26年. 1365年)10月来到济州，同王15年6月从济州回国的途中遇到风浪漂流到了松江。恭愍王15年6月是金庾讨伐济州的4个月前。

恭愍王16年2月，帖木儿卜花将李志刚留在松江，回大都复命，此时有关建造避难所一事已经出现在《高丽史》的记载中。但是同王17年8月明朝将军徐达率军灭了元朝，避难宫殿的建造也随之中断。

## 5. 明初的耽罗问题

恭愍王17年(明太祖 洪武1年. 1368年)8月明朝将军徐达率领军队攻破元大都(北京)灭了元朝，元朝从世祖进入中原到灭亡历经10代王，持续100余年。当然元朝灭亡后北元作为流亡政府以漠北(蒙古)为中心存在了一段时间。高丽和明朝(建国以前的吴王开始)在元灭亡之前就已经来往频繁，恭愍王19年5月26日明太祖朱元璋送来了赐封恭愍王为高丽王的“策命”与“玺书”。

“策命”是写有册封之意的命令书，“玺书”是指盖有天子(皇帝)玉玺的诏书。其主要内容是，对高丽进行武装准备的必要性、好佛政策的警戒、祀典的重视，这份诏书说明，明太祖十分重视高丽，因为高丽处于辽东和日本的中间。

同年7月9日高丽开始使用明太祖的年号洪武，两国正式成立了外交关系；7月18日将三司左使姜师赞派往明朝的首都，是为了答谢策命和玺书，也是为了上交元朝颁发的金印，而且还禀报了耽罗事宜。关于其内容《高丽史》恭愍王十九年七月甲辰条里是这样记载的。

耽罗计禀表曰，“居高听卑，从欲是急，以小事大，禀命宜先。兹用控陈，辄增陨越。切以耽罗之岛，即是高丽之人，开国以来，置州为牧。自近代通燕之后，有前朝牧马其中，但资水草之饶，其在封疆如旧。乃者奇氏兄弟，谋乱伏诛，辞连耽罗忽忽达思，差人究问，宰相尹时遇等，尽为所杀。其后，前侍中尹桓家奴金长老，党附

前贼，谋害本国，俱各服罪。岛屿去蕞尔，人民屡至骚然，病根苟存，医术难效。伏望，体容光之日月，辨同器之薰莸，将前朝太仆、宣徽院、中政院、资政院，所放马匹骡子等，许令济州官吏，照依元籍，责付土人牧养，时节进献。其达达牧子等，亦令本国，抚为良民，则於圣朝马政之官，岂无小补？而小国民生之业，亦将稍安。区区之情，焉敢缄嘿？”

即，济州岛因牧场的问题与元朝有过很长时间的关联，而且还有蒙古人牧子和蒙古的马匹。灭了元朝占据中原的明朝必将提及济州岛的归属问题，马匹的管理以及进贡问题，所以高丽为了解决此事提前派遣使者前去提议并进行交涉。

关于计稟使姜师赞回国后如何回禀，《高丽史节要》恭愍王20年5月条里是这样记载的。姜师赞，还自京师，帝命大常乐工，赴京学习。《高丽史》恭愍王世家里没有相关记载，只是“乐志”(恭愍王20年5月20日条)里可以看到与《高丽史节要》同样的内容。也就是说对于姜师赞回国后禀报的内容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无从知道当时明朝是如何回复的。

## 6. 马匹拣选受到挫折

恭愍王21年(洪武 5年. 1372年)3月7日按照定期进献马匹的要求，派遣礼部尚书吴季南到明朝进献马匹时，明朝将秘监刘景元任命为宥旨别监兼拣选御马使，与吴季南一起到济州岛征调马匹。

同年4月2日牧胡人石加乙非、肖古独不花(《世宗实录》元年7月条)等自称东西哈赤，他们说没有元朝皇帝的命令不能拣选马匹，并起乱杀了刘景元、牧使兼万户李用脏等人。吴季南没有登岛就返回。牧胡们以叛乱表示他们不会将马匹送给敌对国明朝的态度。高丽向明朝进贡马匹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4月15日朝廷派遣禹仁烈为济州体覆使，4月25日派遣民部尚书张子温去明朝的首都要请讨伐耽罗。4月29日派遣吴季南向明朝进献6匹本国(高丽)马。高丽的请讨表内容如下。

海邦虽然简陋，唯知事上之心，岛夷(耽罗牧子)不恭，敢阻朝天(朝贡)之路，兹殍愚戆，仰渎聪闻。伏念，臣昧於治国之方，尝有径情之请，谓致耽罗之安业，莫如鞑鞑之移居。寻奉诏书，示以烹鲜之训，钦遵条约，遂其按堵之生。第贡献之稽期，

非陈告之本意。於本年三月，差陪臣礼部尚书吴季南，前往耽罗，装载马匹，赴京进献，以倭贼在海，差弓兵四百二十五人防送。不期鞑靼牧子等，将先差去秘书监刘景元及李用藏、判官文瑞凤、权万户安邦彦等，尽杀之，及季南至，又将弓兵先上岸者三百余名，亦皆杀之，以此，季南不能前进，回还。如斯变故，义当往讯其由，未及奏陈，礼无擅兴之理，只增愧赧，庸切吁呼。伏望，远垂日月之明，一视舆图之广，明臣抱屈之情，俯颁德音，为之区处，则臣之感戴，粉骨何忘？

虽说是请讨表，但请讨的内容隐藏在里面，更接近于计禀表。但是这里有几点令人关注。第一，“尝有径情之请，谓致耽罗之安业，莫如鞑靼之移居”(可能是指移区内陆)，这应该是当初姜师赞上奏的内容，但是表文里看不到这个内容。第二，“寻奉诏书，示以烹鲜之训”，应该是太祖对姜师赞表文的答复，但是前边已经提过对于姜师赞回国后如何复命无任何历史记载。

“烹鲜之训”是指烹小鲜鱼，如果用筷子多次翻动，鱼身就会碎，治国也一样，不要太繁索，要恰到好处。这是《老子》16章的故事。

## 7. 要请讨伐耽罗

请讨表的内容特别写道：“鞑靼的牧子杀害刘景元”，“派吴委南去济州时带了弓兵”，“岛夷拦朝天之路”，“倭寇出没于海上”等事实，这是为了暗示耽罗问题并不只是高丽的问题。

对于派遣张子温和吴季南，《明实录》洪武5年7月25日条记载，五年，高丽王王颙，遣其礼部尚书吴季南、民部尚书子温等奉表贡马及方物。表言耽罗国恃其险远，不奉朝贡，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国，理应移居。兰秀山逋逃所聚，亦恐为寇患，乞发兵讨之。

这里说“要将岛上的多数蒙古人移居”与张子温上表的请讨书内容一致。但是“兰秀山逋逃所聚，亦恐为寇患”这句话请讨表中并未出现。而且从“兰秀已经逃到济州之事”可知，比起《高丽史》的请讨表应该更加重视《明实录》记载。

高丽为了引起明朝的关心，特地提到了“兰秀浦逃”，那么“兰秀浦逃”是什么呢？

《高丽史》记载，恭愍王19年6月24日，元遣礼部主事柏礼来，颁科举程式。同行的有万户丁志、孙昌甫。丁志等人前来的目的是追问兰秀山(中国浙江省定海县的一

个山名)叛贼陈君祥等人。对于陈君祥等人逃到高丽一事，丁志等人带来的中书省咨文里是这样写的。

陈君祥等积年在海上作耗。大军克平浙东之后，本贼既降，复叛劫杀将官。已尝调兵征讨，其贼畏罪逋逃。今有明州人鲍进保，自高丽来告，“君祥等挈其党，见於王京(高丽)古阜，匿罪潜居。”王国必所未知，抚以为民。其贼诡计偷生，奸心实在。若使久居王国，将见染惑善良，为患匪轻，忽然复归其穴，则往来既无少阻。请将贼徒解来，明正其罪，庶绝奸恶。王命并其妻子及财产以送，凡百余人。

高丽王奉命逮捕了陈君祥和他的家人、党羽等100多人，没收财产一同送到明朝。前面已经说过，计稟使姜师赞从高丽出发是丁志等人到高丽后的下一个月18日。前面提过《高丽史》未记载计稟使姜师赞回国后如何复命的内容，但是姜师赞去明朝的时候详细稟报了审问、处理兰秀山逆贼的结果，而且还带着明朝中书省的咨文回国，咨文内容是要求高丽遣送与逆贼有关的高丽人高伯一。

据此咨文，兰秀山逆贼是指兰山的叶演三、长涂的王元帅、秀山的陈元帅(君祥)等人。他们是经耽罗逃到古阜的，所以高丽以此事来唤起明朝对耽罗的注意。

对于耽罗的两次计稟、请讨表，明朝的回应是，要借鉴“不要因小失大，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训。

## 第9节 明朝与耽罗的关系

### 1. 金甲雨进献马匹

恭愍王21年(明 洪武5年, 1372年)明朝第一次要求高丽进贡马匹, 因牧胡的叛乱未能如愿。对于牧胡来说, 明朝是毁灭祖国(元)的敌国。所以当高丽要将他们放养的马匹进贡给明朝时, 就以行动表达他们的愤怒。而且高丽与明朝建交时, 高丽以定期向明朝三进贡马匹的条件换取了明朝对耽罗为高丽领土的认可。此事本身就令牧胡们不满, 所以他们以杀刘景元、李用脏等人来表示他们愤怒, 当然这里也包含了牧胡对明朝的怨恨。

当时恭愍王决定讨伐耽罗牧胡, 派民部尚书去争求明朝的同意。当然恭愍王讨伐牧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初在反元政策的口号下恭愍王一有机会就试图收复在蒙古支配下的耽罗。例如, 恭愍王5年6月任命尹时遇为都巡回使派到济州岛, 同王15年10月命金庾讨伐牧胡。

张子温去明朝带回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谕和手诏, 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这五个月里济州岛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恭愍王21年6月25日济州岛民杀死叛贼后, 拥戴在叛乱中幸免遇难的判官文瑞凤为权知牧使, 派人到朝廷禀报并进献了马匹。还有一说, 是王子文臣辅率军队平乱, 派遣其弟文臣弼到朝廷禀报。

《高丽史》未记载此时进献的马匹数量, 《耽罗纪年》等乡土文献里记载为50匹。但这50匹马应该与后面要说的金甲雨进献50匹济州马有关, 实际上此时并没有进献50匹马, 只是承诺进献50匹马而已。因为是金甲雨亲自到济州从牧胡那里挑选了50匹马。

牧胡叛乱平息后, 此事禀报到高丽朝廷, 高丽派遣李夏生(“夏”也作“下”)为济州安抚使, 另外恭愍王21年11月29日派遣大护军金甲雨到明朝进献50匹马, 恭愍王22年12月金甲雨同翻译官吴克忠一起回国, 第二年7月两人都被处死。原因是恭愍王22年6月明朝中书省送来的一份咨文, 里面写道:

又去年, 金甲雨, 献马五十四, 云道亡者二, 既至亦师, 存者四十有九, 所言俱

素进上之数，以太仆寺试之，皆非可乘之骑，内一匹，甲雨，称为己物，欲自进於东宫(太子)，其中虚谋诡诈，灼然可知，不审出王这意，抑臣下之不诚，钦蒙上位以手诏谕王，冀王有以自处。

这份公文的内容是，明太祖斥责金甲雨的所作所为，命高丽王彻查，依法处置，且日后派遣到明朝的使者必须是诚实之人。恭愍王命彻查真相，金甲雨等人招供后，就将他们处死。

## 2. 金甲雨的招供内容

末松保和编的“献马使臣金甲雨等断罪申报事”条记载了金甲雨一行招供(自白)的内容，整理如下。

洪武5年(恭愍王 21年)11月，金甲雨奉命到济州岛去征调50匹马。金甲雨在第二年也就是洪武6年乘船到济州岛，在达达牧子肖忽秃不花的住处选了50匹杂色马。同年3月12日将马运上船出发，到罗州地面的时被倭寇抢走九匹，又有一匹在船上病死，金甲雨将此事立即告知通使(翻译官)吴克忠，让他将此事报告给都评议使司，按廉使买了10匹马交给了金甲雨，就补足了50匹。金甲雨将马装上船出海，又遇到风浪，死了两匹马。金甲雨又回到济州岛，将马卸下船。本州(济州)的安抚使李夏生、权万户(临时万户)、观音保拨了两匹马，补足了50匹，然后又多拨了一匹以备不时之需。8月24日金甲雨带着51匹马从济州出发，9月10日到达明州府定海县，交接马匹后剩下一匹。他与吴克忠贫图赏赐，就想将多余的一匹马作为自己的马献给东宫。俞总兵(总兵是军职)、周总兵点马数量时发现多出一匹，就问原由，金甲雨就说是自己的马，是要献给东宫的。两个官吏深信不疑就命当地县令接收马匹运到南京。三天后一匹紫骝马死了，到了镇江又死了一匹元罗马。金甲雨将此事告知管辖官府，让官府给他开了一份确认马匹的死亡时间及地点的证明文件。10月13日到会东馆(使者宿舍)。第二天将48匹交接给了中书省的官吏，然后把两张马皮和马匹账簿交给了礼部。当日金甲雨见到丞相告他多余的一匹马是自己的，想要献给东宫。他们诡计被丞相看穿，所以未能把马献上。回来的路上金甲雨在莱州(山东省)把马卖了，买了5匹生绢、4匹木绵、一件用红苎布做成的棉衣，作为己用。

看到明朝中书省的移文(咨文)后，恭愍王下令审问金甲雨，金甲雨为掩盖自己的

罪行，就谎称那匹马是临时万户观音保送给他作为路费的，说好回来时以一件鹅青段子和棉衣作为回报。但是第二次审问时金甲雨就供出了真相。

从中可知，金甲雨奉命到济州选马，利用海路到明朝的明州府定海县，再到明朝首都南京献马的过程与期间发生的事情。

此案件除了主犯金甲雨和同犯吴克忠，还有其它10个相关者接受审问。其中主犯金甲雨和同犯吴克忠被处死，其余10名革去官衔，处予60~70棍杖刑后释放。

### 3. 海上交通路

从古至今韩国与中国的交通分为陆路和海路。通过这两条路线，两国使臣相互来往，也有交易往来。但是高丽和明朝建交时，交通问题给两国的使臣带来的不少麻烦。可以从济州马的进献过程中了解这一事实。

根据金甲雨的供词可以知道，他从济州出发到明朝的定海县大概用16, 7天。但是据《济州邑志》记载，从济州的明月、涯月等地出发，如果遇到顺风只需7天左右就可以到达定海县；中国的史料《宋史》记载，从定海县出发3~5天就到达黑山岛，再顺着沿岸岛屿行驶如遇到顺风7天就能到达礼成江。

如此看来，金甲雨在途中逗留了几天。也许是因为天气问题，也许是因为倭寇。总之可知，金甲雨在岛屿地区逗留了一段时间。

高丽时期去中国的海上交通有南北两条航线，北线是从山东省登州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途经大同江口岸、椒岛到达瓮津或者礼成江。南线是从明州出发到达黑山岛，再往东北方向行驶经过蝟岛、古群山岛、葛岛、紫燕岛等西海或者岛屿到达礼成江。

而南线，从11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是高丽和宋朝两国使臣来往的航线，也是利用率极高的航线。因为当时契丹以强大的势力威胁北线，还有一个原因是南中国沿岸的国家贸易发达。据《高丽史》记载，不仅是明州、登州的商人，泉州、福州、广州等地的宋国商人来往也很频繁，而且这些地区是过去济州岛人在海上遇到风浪时经常漂流的地方。

当然元朝和明朝也不例外，也利用这条南线，因此高丽指的海路就是南线。但是明朝曾经禁止高丽的使臣利用这条航线。理由是，由于风暴和倭寇海上经常出现事故；同时因为北元(蒙古)尚存，通过来往的使臣，明朝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有外泄的可

能。

恭愍王22年7月5日，高丽王派遣周英赞去明朝恭贺千秋节(皇太子生日)，同时进贡济州牧胡肖忽秃不花进献的19匹马和2匹驴。

即，《高丽史》里记载了恭愍王23年2月28日派往明朝的密直副使郑庇要求利用陆路朝贡的表文内容，将其简单概括，内容如下。恭愍王22年7月5日周英赞虽奉命前往明朝，但因倭寇堵截海路未能出发。7月25日派遣密直富使郑庇、判善工寺事周英赞前去恭贺洪武7年的新年，同时进贡先前承诺的济州马匹。

对于路线，赞成事姜仁裕7月13日回国时带来的皇帝宣谕中记载，今后不要通过海路来朝。郑庇等人选择了途经辽东到达登州的海路，9月1日到达定辽卫开州站时才知道，远方使臣不得随意入境，在几番交涉后最终还是原路返回。

但是王为了赶上朝贡之日，明知违反禁令还是决定派遣使者利用海路前去朝贡。10月17日郑庇得病，王就将周英赞晋升为密直副使献上陈情、谢恩的表文，另外命判善工寺事禹仁烈进贡济州马匹(此时记录为24匹马)。

出人意料的是，11月5日他们的船在灵光的慈恩岛遇到风暴周英赞等28人溺死，只有禹仁烈、宋文中死里逃生，船上的礼物和济州马匹也都被毁。可以看出，牧胡叛乱平息之后，牧胡们转变的友好态度未能奏效。

#### 4. 明朝持续要求马匹

恭愍王23年(明 洪武 7年. 1374年)4月13日明朝再次派遣礼部主事林密和慈牧大使蔡斌带着中书省的咨文到高丽，咨文里要求高丽进献2000匹耽罗马。

*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留在耽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这是因为明朝需要补充征讨北元(蒙古)时损失的马匹，所以要求高丽国王献马。为此恭愍王派门下评理韩邦彦去耽罗选马。此时明朝使者林密和蔡斌留在开京。

蔡斌在开京时骄横恣睢，例如，同年6月3日都堂(都评议使司)为他们设宴，在宴会中蔡斌说一个妓女插在他帽子上的花不正就发脾气。王听了之后就追究责任将侍中廉悌臣发配到广州；6月8日称妓女不听话就大怒，骑马要回去，王就命金兴庆追到金

郊驿将蔡斌请回来。

当时高丽为了接待宾馆的使臣，府库都快要见底了，而且还命各官府依次摆宴。蔡斌为人霸道喜欢殴打和斥责他人，侍中以下的不少官员都受到了他的污辱，对于奉承他的人肆意封官受爵。列如，提拔馆伴赵敏修、洪尚戴等人晋升为密直，让封妓女的父亲为官。他在回国途中被护送官金义杀害，也许与他的骄横拔扈不无关系。

7月12日，韩邦彦至济州，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观音保等曰，“吾等何敢以世祖皇帝放畜之马，献诸大明？”只送马三百匹。7月25日，林密等对王曰，“济州马不满二千数，则帝必戮吾辈，请今日受罪於王。”王无以对，遂议伐济州。

7月26日王决定出兵耽罗，任命门下赞成事崔莹为杨广、全罗、庆尚三道的都统使，以下再任命都兵马使、三道的上副元帅、助战元帅，率314艘战舰和25605名精兵讨伐耽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说明当时耽罗牧胡的势力很强大。王给崔莹下的诏书里写道。

耽罗国於海中，世修职贡，垂五百载。近牧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观音保等杀戮我使臣，奴婢我百姓，罪恶贯盈。今授而节钺，往督诸军，克期尽歼。

这里说的是恭愍王21年牧胡杀害拣选御马使刘景元的罪行，可以看出高丽王出兵耽罗的原因在于2年前的牧胡叛乱。

## 5. 崔莹讨伐牧胡

明朝的两个使臣没有等崔莹回来，在牧胡先前提提供的300匹马中挑选了200匹强壮马匹，9月2日离开了开京，密直副使金义作为护送官与其同行。他们离开之前，8月19日向高丽王要求追究韩邦彦未筹集贡马数量之罪，将其处死，然而高丽王只处以杖流(先施杖刑，然后流放)。

使臣一行到达西京(平壤)的时候，得到了恭愍王被杀害的消息，11月22日渡过鸭绿江，24日到达满州的开州站留宿。第二天天还没亮，金义带着他的随从杀死了蔡斌和他的儿子，劫持林密，带着200名士兵和200匹贡马逃向了北元的纳哈出。这件事情给今后的明朝和高丽的关系带来的很大的影响。

恭愍王23年7月26日崔莹接到讨伐耽罗的命令，8月初军队到达罗州，在灵山检阅军队，向将领们吩咐道。

“诸道船不可相混，宜各树帜檣上，以识之。船置头目官，勿乱行，船既发，各整伍，椎汲以时。若遇倭寇，左右夹击，能擒获者，大加爵赏。既至济州，各率战舰，同时俱进，毋或失次。军士各占信地，通烟相报，诸军动静，听都统使角声，毋或有违。攻城之日，民有党哈赤不顺命者，纵兵愁诛，降者勿讶。贼魁家产，愁输官，且得公私契卷、金银牌、印信、马籍，亦皆输官，得者有赏。守佛宇、道殿、神祠者勿扰，贪货宝不力战者罚，得货宝，先回船逃者，论以军法。”又曰，“王命臣伐贼，吾言即王言。从吾命，则事可济。”诸将皆免冠谢。

行至黔山串，诸将曰，“发般既久，风又渐高，宜速行师。”莹曰，“今日风不利，西海战舰以百计，亦未至，岂可先去？”诸将愤郁。

8月12日在珍岛会合并停留在所安、甫吉岛。崔莹这一次又以风为借口，想再次停留，各将领说：“用兵之道在于神速，若因拖延时间而贻误战机，谁来负责？”但是崔莹还是固执己见。廉兴邦又道：“所有将领之话不可不听。”

于是崔莹决定出发，但一直到午时也没有出发。边安烈就带着麾下的军队先行出发(8月24日)。崔莹大怒，将其中一人绑在桅杆上示众，突然间各道的船都扬起帆一齐出发，崔莹没有办法只好出发，此时西海道的船已到达。途中遇到大风，船舶四处分散，天黑时想把船停靠在楸子岛，但是突然又起大风，船只触礁，有30多艘船只破损，有的船只失去船绳，有的失去船帆。

## 6. 官军与牧胡交战

崔莹8月28日从楸子岛出发到达济州的西海岸明月浦。第二天崔莹布署战略，然后命令向四面攻击。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观音保率3000多名骑兵在明月浦反抗。

崔莹派前济州牧使朴允清前去劝降，今与兵问罪，势不得已。除贼魁外，星主、王子、土官、军民，宜悉按堵如故，虽党贼者，降附则亦从宽典。如或违逆，大兵一临，玉石俱焚，悔无及矣。崔莹与各将领一起上岸看到军队踌躇不前，就斩一副将以敬效尤。大军左右夹攻大败敌军，将残兵追到30里外，天黑时回到明月浦沿岸摆阵。战败的敌人杀害安抚吏李下生，重新招兵买马，于是崔莹一行又在汉拿山下安营扎寨，以使军队休养生息。此时很多高丽官军的士兵掳获敌人的马匹成了骑兵。

敌人的3名魁首前来叫阵，佯装战败逃走，想要将官兵引到晓月星后，用骑兵击破。崔莹识破此计，就派骁兵急速追击。

战争从明月村开始一直打到於音、明近岳、今勿岳、晓月星、延儿(猊来)、洪炉(西归)，敌人看到战势以去，就逃进了虎岛。崔莹命前副令郑龙率40艘快船包围虎岛，亲率精兵出战。此时石迭里必思带着妻儿和数十名同党前来投降，而肖古秃不花、观音保自知无法活命，就跳崖自尽。

崔莹逮捕石迭里必思和他的三个儿子后将他们处死，而且还砍下肖古秃不花、观音保尸首上的头颅，命知兵马使安柱送到朝廷。但是东道的哈赤石多思满(答失满)、赵庄忽故孙等人率数百兵士据守城内拒不投降。崔莹一方面下令进攻，另一方面安抚剩余同党与当地入。

平定牧胡的崔莹按照王命任命朴允清为牧使，林完为安抚使，金桂生、石天剑为马畜使，同时让判官金仁桂、梁大生、严孝忠等人镇守济州。崔莹为了补足当初明朝要求的2000匹马，征调了1700匹马。

但是停靠在明月浦的40艘战船遇到强风破损，于是装运马匹的船只不够，所以只能带走930匹马，剩余的770匹马先令安抚使林完领取，以后再运出。

9月22日崔莹乘船离开济州，到大、小夺岛遇到强风，回到了明月浦。23日再次出发到楸子岛停靠。10月5日离开楸子岛到达鹭岛时又遇到风暴回到楸子岛。10月18日再一次从楸子岛出发，但是又遇到强烈风暴。途经消寒岛、甫吉岛、珍岛后，11月2日到达全罗道木浦，此时船上的930匹马中93匹死亡，就将剩下的837匹马送往开京。

## 第10节 耽罗的归属问题

### 1. 车玄有之乱和耽罗的归顺

末松保和的《吏文》〈都统使崔莹讨平耽罗及起取马匹事〉里将崔莹平定牧胡后离开济州的时间记载为恭愍王23年9月23日(《高丽史》10月:但是恭愍王在前一天9月22日被害, 禑王继位)。10月6日济州人车玄有等人结党叛乱, 杀害了安抚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马畜使金桂生等人, 火烧官府, 宰食了很多牛马。

崔莹率军回来后, 当高丽朝廷要派遣典客令金仲光带着宥旨(君王的特赦令)前去安抚时, 得到了车玄有叛乱的消息。第二年正月21日当金仲光派遣到济州岛时, 星主高实开、镇抚林彦、千户高德羽、本土人文臣辅举兵平定了车玄有的叛乱。高丽王就任命金仲光为济州万户兼牧使管理并防守济州, 金仲光将崔莹离开时留下的770匹马运送到了明朝的定辽卫。

《高丽史》将车玄有之乱的时间记载为禑王元年11月, 而且禑王也是这个时候派遣使臣到明朝禀报此事。但是《吏文》的申文是明朝洪文8年即高丽禑王元年11月9日高丽的都评议使司向中书省汇报的公文, 所以《高丽史》上记载的时间应该是高丽将崔莹讨伐耽罗之事和车玄有之乱一并向明朝禀报的时间。因此车玄有之乱的发生时间应该比《高丽史》的记载的时间早一些。

朝鲜世宗16年8月, 高得宗上书曰:“臣乡济州, 曩在乙卯, 车玄有、内成之辈为马贼。其时万户, 欲抄军捕之, 机泄反为贼所害。贼益炽, 欲专权背国, 逆记扇乱, 无所不至。土官仗国之灵, 克正其党。”据此可知, 此乱是当时生活窘困的百姓们沦为盗贼发起的叛乱, 崔莹征调马匹也可能是百姓起乱的原因之一。

禑王2年5月, 看似牧胡残余势力的哈赤姜伯颜等13人叛乱, 被万户金仲光处死, 他们的妻儿分别流配到光州和罗州。

可知崔莹平定牧胡后, 在济州的土著民或者牧胡残余势力又发动过几次叛乱。但是此后安抚使的贪虐, 马匹的征调仍然没有停止。据《高丽史》禑王9年5月条载, 前判事韩仲宝任济州安抚使时, 假造圣旨中饱私囊, 最终被关进巡军狱; 10年8月条记

载，*济州万户金仲光，贡马一百四匹，禡选留良马三十九匹，余皆赐嬖幸、阉竖。*

禡王12年7月，明朝要求高丽进献耽罗马，而此时耽罗经常发生叛乱，所以高丽朝廷就派遣李行等人前去招降。第二年(禡王13年)4月李行带着星主高实开和其儿子高凤礼回京，耽罗从此归顺高丽。

济州岛上频繁的民乱，使高丽政府不得不平乱，而且为了安抚耽罗，还将星主叫到中央来，从此高丽政府开始寻求将耽罗内地化的政策。高丽朝廷似乎还授予星主官职，从下列记载中可知这一事实。高凤礼任军器少尹一职，昌王继位(1389年)9月，被任命为济州畜马兼安抚别监派遣到耽罗。

畜马别监原是高丽忠烈王14年(1288年)元朝为了掌管饲养马匹之事设置的官府，元朝灭亡后，还是继续掌管饲养、征调马匹一事。禡王12年12日畜马别监边伐介到济州抢别人的马和奴隶，还盗用尚乘田的税金，被宪府弹劾，流配远方。由此可知，元朝灭亡后，畜马别监仍然存在。

## 2. 马匹的购买问题

禡王12年(洪武 19年)7月郑梦周回国时带来了明太祖的宣谕圣旨，是有关购买耽罗马匹的内容。*拿些个布匹、绢子、段子等物，往那耽罗地面买马。*

四个月后的11月以圣节使和千秋使的身份派到明朝的门下评理安翊和密直副使柳和回来时带来了有关购买马匹的宣谕圣旨。内容是，

*我要和买马五千匹，你回到高丽，先对众宰相说，都商量定了之后，却对国王说，知肯不肯，时便动将文书来，我这里运将一万匹段子、四万匹绵布去。宰相的马一区，价钱段子二匹、绵布四匹，官马并百姓的马一匹，段子一匹、绵布二匹和买，你休忘了。*

当时明朝购买马匹是用来征讨纳哈出。纳哈出是元朝遗臣，高丽末期以沈阳(奉天)为根据地自称行省丞相，势力扩展到满州一带。元朝灭亡成立北元后纳哈出还与高丽和亲，禡王13年(洪武 20年)6月，当明朝前来讨伐时投降，平定云南时病死。

明朝征伐纳哈出，平定云南后，就放弃了购买耽罗马的计划。其理由可以从禡王13年5月契长寿带来的明太祖宣谕圣旨和史部的咨文里看出，其内容如下。

*耽罗我也本待买些马用来，再寻思不中不必买了，为什么？假如我这里海船到那*

里，有些高高低低，生起事来，又不得有理。论例也不必买了，耽罗原属元朝来的马教我区处，我却不肯定，我若要取甚呵头里便使人去了，我若取勘了又少不的教人去管，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又生出事来，我不肯那。耽罗近恁地面则合恁管，我不肯取勘他。

耽罗我也想教些船去，不要一时抛在那里，只离那里二十或三十里往来周回，抢着逐一个抛者，买了便回来。我又寻思不便宜，恐又生出事来，不免又动刀兵，以此不买去了。元朝放来的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时一头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概人不才的多。若差一个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厮倚着朝廷的势力，倚恃着朝廷的兵威，无所不为，起来便是激的不好了。我决然不差人。却也地面近赁那里，和罗州厮对着，从来恁管，只合恁管。

即，明太祖没有想在耽罗买马，也没有想将耽罗占为己有，只想让高丽好好管理济州。征讨纳哈出和平定云南之后，明朝内部安定，所以不需要马，而且考虑到在海上的倭寇，明朝就放弃了在耽罗购买或者征调马匹的计划，而让高丽管理耽罗。

即使如此，明朝还是说起济州岛的马匹问题和将元皇室族人流配到济州岛的问题。即，耽罗是以前元世祖牧马的地方，所以要将前来归顺的元皇室族人流配到耽罗。

恭愍王元年11月明太祖征讨云南后，传唤流配到耽罗的伯伯太子之子六十奴和宦官卜尼。同王2年4月六十奴和卜尼到达开京，高丽王命赞成事郑梦周设宴抚慰。此时六十奴说：“明朝早已知道耽罗产马之事，我在耽罗5，6年没见过好马。所以现在去京师(明朝首都)谨见皇上，去没能带一匹好马作为礼物。”郑梦周将此事禀报于高丽王，王说：“明朝经常让我们进献马匹是因为有耽罗，既然六十奴这么说，那么我国有没有好马，明朝自然(通过六十奴)会知道。”

据此可知，明朝以耽罗为借口经常向高丽要求进献马匹。

### 3. 高丽·元朝的流配人

罪人流配到济州岛的记录从高丽末开始出现。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记载，忠惠王后4年(1343年)4月僧人鬻仙流配济州，之前高宗45年(1258年)正月宋吉儒流配楸子岛，忠穆王3年(1347年)6月赵得球、同王4年12月僧人宗范、恭愍王4年(135

5年)10月任君辅、同年12月金镛等都流配到济州岛。

他们流配到济州岛的背景如下。

僧人鬻仙是弘法寺的住持，精通玄鹤琴、画、医术，而且还会说汉语和蒙古语，高丽王将他尊为师傅。但是他上殿不行礼，遭到人们的不满，并且还倚仗高丽王的宠信违造王命释放罪人，最终惹怒了高丽王，被临察使拷问后流配济州。

赵得球跟随整治都监(为了改良土地而临时设置的官府)判事王煦去元朝的时候说，赞成事姜允忠服侍王的左右，不引导王走正路。如果去整治，应该先除掉他。姜允忠听说后，怕此事传到元朝，就唆使高丽王将赵得球流配耽罗。

僧人宗范是判师任瑞生之子，他要持刀杀父，被弟弟任琦阻拦，就把弟弟的鼻子砍了下来，此事传到高丽王那里，高丽王把他处于杖刑后流配济州。

密直副使任君辅由于宦官金伯颜帖木儿的假传圣旨成了内乘提调，后被金镛、郑世云等人的参奏而败露，被流配泰安郡(忠南西山)。但是他推迟出发的时间，于是就重新将他流配到济州。知都金议司事金镛与赞成事金普争权夺力，金普借母亲丧事让征东行省崔介向王上表命百官守丧三年，而金镛等将王命修改后传给都评议使司，后来事情败露，被流配济州。

恭愍王22年12月僧人释器被流配到济州岛的水精寺，可他逃向北边，没有进入济州岛。

另外元朝在平定三别抄后，直接管辖济州，将罪犯、王族、官吏等个人或者集体形式流配到济州。在史册上可以找到如下事例。

○ 忠烈王元年(1275年)4月，元流盗贼百余人于耽罗；同王3年5月，元流罪人三十三人于耽罗；8月，元流罪人四十于耽罗。(《高丽史》)

○ 忠肃王4年(1317年)正月，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罗，寻移大青岛(位于京畿道瓮津郡)(《高丽史》)。武宗继位封阿木哥为魏王，因罪处流刑。同王9年9月，徽政院使罗源流于济州(《元史》)。忠惠王后元年(1340年)2月，元流孛兰奚大王于耽罗。(《高丽史》)

#### 4. 元朝皇室族人的流配

明朝将济州岛作为元朝皇室族人的居住地。当时明太祖为征讨元势力的据守地云

南而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此时云南王(称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在曲靖(治所)被攻陷后逃到普宁, 洪武(太祖的年号)14年(高丽 禑王7. 1381年)12月与部下一起自尽。

至元(元世祖的年号)4年(高丽元宗8年. 1267年)8月世祖的第五子忽哥赤被封为云南王, 把匝刺瓦尔密是其后代。

第二年云南被平定, 4月将云南王把匝刺瓦尔密的威顺王子伯伯等的家人都被流配到耽罗, 此时明朝赐伯伯一件衣服和10匹马。可能是让他作为坐骑。但是《高丽史》记载为7月, 这“7月”可能是他们到达高丽或者耽罗的时间。

明朝之所以将济州岛作为元朝皇室家族的流配地, 是为把元朝的残余势力送至远处, 以除后患。从下面的的记载可证明为一点。

此时明朝提出设置铁岭卫之事, 将原本属于元朝的铁岭以北地区全都归属辽东, 高丽派朴宜中赴明朝交涉此事。朴宜中回国时带来了明朝礼部的咨文, 咨文内容如下。*今铁岭之地, 王国有辞, 其耽罗之岛, 昔元世祖牧马之场, 今元子孙来归甚众, 朕必不绝元嗣, 措诸王于岛上。戍兵数万以卫之, 两浙发粮以贍之。以存元之后嗣, 使元子孙, 复优游于海中。*

这是, 明朝想以济州以前为元朝领土的事实来平息高丽的反对, 派戍兵保卫他们, 实际是要监视他们。朴宜中在昌王继位年(1388年)6月回国。

同年12月明朝派来了原元朝的院使喜山和大卿金丽普化(两个都是高丽出身的宦官)要求马匹和宦官, 还传达了明帝的圣旨。圣旨内容为, *征北归顺来的达达亲王等八十余户, 都要教他耽罗住去。恁去高丽说知, 教差人那里, 净便去处, 打落了房儿, 一同来回报。*

这是明朝想要将80多户元朝皇族安置在济州, 将此想法告知高丽, 同时让他们准备居住之处。昌王就派典理判书李希椿去济州新建或者修理他们要住的85座房子。

恭愍王继位年(1389年)11月18日明朝传唤了伯伯太子(太子是王子的笔误)的儿子六十奴和宦官卜尼, 但是史书上找不到传唤的理由。

只是从下面的一段话里能够推测大概。六十奴一行明朝的路上, 第二年润4月12日到了开京, 此时赞成事郑梦周为他们设宴, 六十奴说, 明朝早已知晓耽罗产马之事, 我在耽罗5, 6年没见过好马。所以现在去京师(明朝首都)谨见皇上, 去没能带一匹好马作为礼物。这话传到高丽王那里, 王就说明朝经常让我们进献马匹是因为有耽罗, 既然六十奴这么说, 那么我国有没有好马, 明朝自然(通过六十奴)会知道。即, 明

朝传唤六十奴和卜尼是为了调查良马的生产情况和流配济州的元朝子孙的生活情况。

同年闰4月27日六十奴一行到达明朝，恭让王2年10月16日回到济州，一年后死去。同王4年3月明朝又将梁王的后人爰颜帖木儿等4人流配到济州，让他们与伯伯太子一起生活。

## 5. 流配后的状况

元朝和明朝时期，济州岛是他们的流配目的地。所以以济州岛的邑志类等里写的济州姓中赵、李、石、肖、姜、郑、张、宋、周、秦等10姓以元为原籍，梁、安、姜、对等4姓以云南为原籍。

即，元朝以个人或者集体形式将罪犯、盗贼等流配到济州岛，平定三别抄后也有很多镇守此地或者派到此地工作的人。明初征讨云南或者北元后，元朝的子孙也有很多到济州岛居住，并定居于此地。

不知现在能否在岛内追溯到这些姓氏。三别抄进入济州岛后，济州岛的姓氏分布就更加丰富，人口也肯定增加了不少。也就是说移居到济州岛的人多，有的是自愿，而有的是强迫的。

也不难推测大陆文化是通过他们传播到济州岛的。高丽末期、朝鲜初期在济州岛征收的金银器告诉我们这些情况。举几个例子。

恭愍王时期崔莹征讨牧胡后取得了金牌(9个)、银牌(10个)，禡王8年4月耽罗进献了金带(3个)、银器。还有顺帝为了到济州避难派御衣酒使高大悲将御府的金帛运输到济州。这些史料上都有记载。

到朝鲜时期，靖宗2年(1400年)9月伯伯太子派宦官进献金环，听工曹说济州的百姓家中存有大量金银器，所以太宗18年(1418年)5月带着米和布去济州换金银。同年6月派遣司酝署令高得宗带着600石糙米、150匹木棉、8件女服与老百姓收藏的金银交换，用于向中国缴纳的岁贡。还有世宗继位年(1418年)10月任命高得宗为济州敬差官买来了1771两银。

济州不产金银，所以这样的物品一定是从大陆流配到此地的人带过来的，或者元顺帝为了建造避难宫殿所运来的金帛以物换物的形式流进百姓的手里。

那么伯伯太子一行流配到济州岛后的生活如何呢？伯伯太子的儿子六十奴流配此

地后不到十年就死去，而伯伯太子一直活到了朝鲜初期，到太宗4年(1404年)10月死去，他的妻子一直活到世宗26年(1444年)。

朝鲜朝廷念他们的生活困难，就发给他们粮食、衣物等。即，太祖4年(1395年)5月赏赐给伯伯太子400石大米和豆、30匹苧麻布，另外还赏给他的家人100石大米和豆、10匹苧麻布。世宗26年体恤他们的困苦，命兵曹给穷困潦倒的伯伯太子之妻送去衣物和粮食，减免他的女婿任郁的兵役，并且命其抚养妻子的家人。他们住在济州岛的什么地方，他们的后代是否还存在，至今仍未找到答案。